

# 中 學 時 代

林 疑 今 著

上 海 神 州 國 光 社 刊



---

---

# 中學時代

林 疑 今 著

上海神州國光社刊

---

分發行所

北平宣內大街  
廣州財源大  
南州花牌樓前街

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總發行所

無線電報掛號一七二七三  
上海河南路六十七號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中學時代”

印翻不權作著

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發行者

曾獻聲  
上海河南路六十號

原著者

林疑今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初版發行

實價三角五分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郵費)

## 作者其他譯著

- |                                  |       |
|----------------------------------|-------|
| (1) <sup>八</sup> 版 西部前線平靜無事(雷馬克) | 水沫書店  |
| (2) <sup>三</sup> 版 戰爭(路易稜)       | 水沫書店  |
| (3) <sup>二</sup> 版 山城(辛克萊)       | 現代書店  |
| (4) <sup>二</sup> 版 西伯利亞的戍地(瑪珂維茲) | 神州國光社 |
| (5) <sup>二</sup> 版 四十年代(高爾基)     | 聯合書店  |
| (6) <sup>二</sup> 版 旗聲(長篇創作)      | 聯合書店  |
| (7) 西線歸來(雷馬克)                    | 神州國光社 |
| (8) 水門汀(格拉特珂夫)                   | 新時代書局 |
| (9) 戰後(路易稜)                      | 現代書局  |
| (10) 戴茜米勒爾(亨利詹姆斯)                | 中華書局  |

# 中學時代

第一章	初春 .....	1
第二章	學聯會 .....	25
第三章	戀愛進行曲 .....	43
第四章	愛的掠奪 .....	49
第五章	橋上 .....	79
第六章	幸福的家庭 .....	91
第七章	慈善家 .....	99
第八章	海濱的悲劇 .....	107
第九章	新生 .....	123

## 第一章 初春

---

教堂的古鐘思慕地敲着，鐘聲柔輓的尾音在二月清冷的空中搖曳了好久；西北風跨過數十萬里的海面，帶來了太平洋的冷氣與舢板兒睡意的槳聲，在憧憬的薄霧中，白鷗或羣悠閒地飛翔，初春在潔白的雲端微笑着……

在快要開到龍州去的小輪船上，一個面色紅潤的青年不安地踱來踱去，時而望望近來的舢板兒，時而望望浮在深藍海中的鼓島。不久又有一個矮肥的青年急忙地扶着兩個女學生擠上船來，他喘了一口氣，揩揩出汗的面孔，選着肥大的屁股擠入一條已經很擁擠的長凳；隨即瞥瞥那個面色紅潤的青年，愉快地叫道：“來，來，我來介紹：這位是我

的同班友盧文輝，這位是密斯戴綠華，那一位是我的表妹麗貞。”

起初大家都有點拘謹，過一刻兒便自然起來了，那個矮肥的是一個騷動的傢伙，他常常幸福地大笑，很歡喜說話；同學中一個悄悄向他說道：

“士欣，好傢伙，你帶來兩個美人要壓倒全龍州呀！”

士欣驕傲地點點他那肥碩的頭，作一個快樂的鬼面；撞撞文輝的手肘，偷問他對於那兩個女學生的意見如何；文輝却不在意地聳聳肩頭。

綠華的態度很端莊，在天鵝一般的白頸上安置兩片柔輕的嘴唇，微笑的時候露出一排雪白的小牙齒；麗貞身裁細小，眼睛又大又黑，很活潑；她的聲音非常柔潤。

太武山上的尖塔橫劃午後晴明的天空，山下是一片廣大無垠的海洋，在輝耀的日光中，深藍的海面映得像銀一般；小小的漁船時而從水天相接的地方浮顯。

船機打動的喧聲與浪聲相應，船客有的在吸煙，有的在讀書看報，有的在流覽風景。在窒息的機器房裏，火夫們忙碌地添炭加油，流汗的面孔被爐火照得通紅，在淡白色的水蒸氣中露出非常粗大的手臂。

有些中年的客人在黑暗的船艙裏“公開地”抽鴉片，他們的話聲是緩慢睡意的。時而有一兩個妓女蒼白的臉在咳



嗽着。

一個小孩子在船頭吱吱地哀哭，因為他的母親不讓他到船艙裏去玩；肥胖的商人們挺着圓圓的大肚子，閃着狡猾的眼睛，細聲地談論貨品的市價；一個瘦得難堪的婦人沈思地咬着一隻大梨子。

一個矮肥的“番客”，身穿一套白色的西裝，口中啣着一支粗大的雪茄，露出兩排閃光的金牙齒；旁邊是一個菲列賓裝的少女，滿身貴重的裝飾品，一望而知是姨太太之流。她常常微笑，年紀好像還是很輕的樣子。

“中國真糟糕！”番客用一根又短又粗的指頭指着船上污穢的地板，“要是在我們南洋——”

少女肯定地點點頭，羞怯地微笑。

“哈囉！”一個西裝整整的紳士向他們這邊走來，皮鞋敲敲地響着。大家抬起頭，打一個招呼。從前他是一個牧師，近日却已成為專映影戲的商人。

“開學了？”他親熱地詢問，拍拍文輝的肩頭，警警麗貞與綠華。隨後便揩揩他那粗大高聳的鼻子，而滔滔地說起話來。

“空谷蘭，空谷蘭！你們沒看見過嗎？一張多麼榮耀的片子呀！是的，是的，那是國產影片中空前的傑作！……”

“中國影片我是從來不看的！”士欣忽然插進去。

“噢，好學生，我倒忘記你或許是中國人了！”紳士擲擲他那油光的頭，隨即嘆息道：“現在的學生越來越壞了，我們那時候——”

“但是，密斯脫陳，中國實在找不到一個好的演員。”

“哈啊哈！你看過韓雲珍主演的片子嗎？婷婷，好一個嫵媚的女明星——”

“有人說她騷在骨子裏，”同學中一個鼻音的青年喃喃地說出，人家喊他做“麻子”。

“不錯，不錯，”紳士狂喜地喊着，小雲珍，小雲珍！我在上海的時候，她曾和我跳過舞，是的，跳了好一場的Waltz，Waltz！”

他驕傲地搖搖肩頭，瞥瞥周圍傾聽的人們，但是鼻音的麻子却繼續小聲小氣問道：

“密斯脫陳，你常常跳舞吧？”

“當然，當然，有一次小雲珍對我說：‘你跳得真好呀！’，列位朋友，不要忘記小雲珍是上海有數的跳舞家哩！”

“我總覺得麗琳甘許是最美麗，最有天才的，”文輝偶然說出。

“麗琳甘許？為什麼單單麗琳甘許？朋友，還有Garbo，Dita Parlo哩！但是她們藝術的‘素養’——注意：新名詞！——却遠在張織雲之下，更不必說什麼韓雲珍了。”紳士嚴肅地

說，激怒地搖搖頭，“中國不亡真是奇怪的事！完全——完全西洋化了！大家都看輕本國的，看輕國貨！”

紳士忽然站起身，不滿地搖搖頭，闊步地走開去；留下一陣Colonge的香水味。

“陳先生真愛國呀，”文輝諷刺地說，望着紳士那雙巴黎式的外國皮鞋。

“那位先生是誰？”綠華好奇地問，咬着一根纖白的指頭。

“哼，一個無聊的校友，”士欣有點激怒地說，雙眼出神地望着遙遠淡藍的山峯；他的表情好像還要說出許多話來，但已竭力壓住。

“但他是一個社交家哩，”麻子羨慕地說。

“是嗎？”士欣否定地說，聳聳肩頭。

沈默。

又是妓女蒼白的臉，商人圓大的肚子，菲列賓少女活潑的眼睛，火夫染污的粗臂，番客閃光的金牙……

又是機器單調的推動聲，浪花雄壯的澎湃聲，響亮的吐痰聲，鞋的移動聲，老人尖利的咳嗽聲……

終於兩聲尖利拖長的汽笛，在空虛的海面響着，再兩聲尖利拖長的汽笛……

一個睡着的嬰孩驚醒，而哭起來了。

一點鐘後，船到浮宮了。船客爭先恐後地擠上岸，走到一個灰色的小車站。幾個襤褸的丘八爺兇兇地檢查客人的行李，尤其是對於女客，亂摸亂捏，更不客氣。

這個小汽車站仍舊像從前一般，到處還是香蕉皮，紙烟尾，狗糞，落花生殼，種種污穢的東西；唯一不同的，只是壁上多貼了幾張花花綠綠的標語，無數的擁護與打倒。

革命軍人逞着胸膛驕傲地走來走去，手中搖着漂亮的皮鞭，齊膝的漆皮靴在地上響亮地蹬着；站長仍舊是那個“福州猴”，矮矮的身材，笑嘻嘻的面孔，站在那兒，一分鐘打七十二個鞠躬，不住奉承軍人與有徽章的先生們。

賣麵的小販赤膊着，非常忙碌，在水烟中露出一副快樂的，健康的面孔；客人們捲起袖口，蹲在矮凳上，很認真地喫着麵，像在幹什麼大事似的；麵攤後，一個胖子在大便。孩子們睜着又圓又大的眼睛，在糖菓攤邊徘徊着。襤褸的碼頭工在咒罵着，爭辯着，賭博着，祇有那些老年的，孤寂地坐在陽光的牆邊捫蝨子。

沒有車子，沒有車子，連頭等的都沒有了，爲什麼？裝兵？啣，八輛車子都裝兵嗎？豈有此理！喂，站長先生！站長先生！

“列位不要着急，列位不要着急，”矮矮的站長小聲小氣地說，“車子是有的，在海澄，是的，在海澄！暫時躲了起來，不然師部又要裝兵了；嘻嘻，嘻嘻，……”

“中國真該亡了!”番客大聲地嚷着，又是露出兩排閃光的牙齒。

菲列賓少女又是肯定地點點頭，羞怯地微笑。

“躲着”的車子在半點多鐘以後終於到了，一個紅眼睛的車夫大聲地咒罵，喊開成羣等車的人們。他那粗大的鼻頭亦是紅的。接着便是客人們的搶車；搶呀，撞呀，擠呀，管他媽的什麼孕婦，什麼小孩子，什麼纏腳的鄉下姑娘，什麼衰弱的老翁——東方的精神文明……

又是番客憤憤的嚷聲：“喂，喂，Lady First! Lady First!”；又是站長小聲小氣的豬叫聲：“守秩序！守秩序！”

第一輛車子擠滿了中年的男人，第二輛又是文輝他們終於在第三輛汽車中擠到一個位置。

第一輛開了，那裏坐着那些皮鞭皮靴皮帶的革命家；第二輛開了，那個愛國的紳士亦坐在那兒，他好像在咒罵，因為人家把他那燙得很平滑的西裝擠壞了。第三輛車子終於亦開了，大家喘了一口慰藉的長氣。

車子剛剛要開的時候，文輝聽見番客還在車站裏憤憤地嚷着：

“中國真該亡了!中國真該亡了!”

鉛色的雲兒沉重地緊壓着遙遠的地平線，歸鴉在荒涼的廣原上悲哀地啼着，大路伸展進前，伸展進前……

福特式的舊車震動非常厲害，玻璃窗片叮叮地跳動；人們的話聲是溫和低柔的——在這暮色蒼茫的黃昏。

### 三

初春在潔白的雲間微笑着。

二月的微風將農田的香味帶到城市的街上來，給人家一種愉快的感覺。單調的打鐵聲與遙遠小販的喊賣聲溶成一片。

在康樂道，只穿着襯衫的妓女們從容地走來走去；有的坐在陽光的門口，沈思地咬着香瓜子；有的在拉胡琴，學習昆曲。她們的眼睛大半倦倦欲睡，遲鈍的；失眠的痛苦在蒼白的臉上留下殘忍的腳跡；有的在打呵欠。

現在是街燈初上的時辰，夕陽的餘暉美麗地映亮了市街兩旁的屋頂，店家五光十色的旗子在茫茫的暮靄中憧憬地招搖着；遙遠貿易囂雜的喧聲像是擊鼓一般。初春甜蜜的氣息充滿所有的招牌與電桿。

中山裝的黨員們挾着充實的文書包忽忽地走來走去，他們好像時時都是極忙碌的。眼睛冷靜嚴肅，脚步又大又快，彷彿是要將他們的地位告訴人家——從前他們被捕，被鎗斃，現在却成爲重要人物了。

軍官們成羣成隊地在康樂道上閒蕩，與妓女們打打笑

話或是跑近去亂捏亂摸；肥胖的龜鶩們恭敬地點頭，笑頭笑腦，竭力奉承他們。

妓女們裝作地大笑，在龜鶩銳尖的監視之下，竭力去兜她們的“主顧”；不論那一種無恥的話都應該笑嘻嘻地接受。

她們的生活仍舊像革命以前一般，除了是當男人們的性慾的洩漏器以外，沒有別的任務——或是說：社會沒給她們絲毫的快樂。她們人人都度過一種痛苦乏味的生活，在煙酒中消磨她們的青春與“做人的權利”。現在她們祇是絕望地蕩笑着。

康樂道是一條很闊的街道，時時都是擁擠的，上從那些污穢的勞働者，下至於衣服整整的紳士，都在這條肉香充溢的街上徘徊着。妓院的隣近到處都有六零六及九一四的廣告；廣告的傍邊常常就是藥房；醫生們是日夜忙忙碌碌的。雖則廣告牌上時而插入一兩張黨部精警的標語，但那只是一種滑稽的配合罷了。

在夜深，你若偶然跑過康樂道，你須十分小心，因為在每個黑暗的角落裏，常常有一對瘦削的手突然舉了起來，眼睛哀悲地閃爍着，嘴裏機械地喃喃道：

“可憐吧，先生，給我一點恩惠！”

這種女人大半是面貌較劣的稚妓，常常沒有主顧，因此輒遭龜鶩的鞭撻。她的聲音是尖利的，悲哀的，每每使你有

了一陣寒戰。

但在光亮點的地方，艷裝的妓女們成羣地閒談着，大笑着，偶然若有一個“熟客”臨到，便一齊擁了上去，你搶我奪，像是女主婦人們走進大廉價的百貨店一般。

這條街——充盈着肉的香味——是沒有夜的，琴絃聲，憨笑聲，歌曲聲，喝拳聲——尤其是福州人發財的時候——麻雀聲，酒杯聲，等等交奏成爲極騷動的Jazz。在黑暗的街角，在橫劃青天的屋頂，數百妓女的靈魂正在榜徨。

少年是好奇的——尤其是中學時代——對於社會上一切初接觸的奇事都歡喜地去看看，甚至去試做。當然，妓女對於他們是有點神秘的，可以說是有點誘惑力，——尤其是當校長宣佈禁止學生走過康樂道以後，人人都更歡喜去冒險。

現在，像這樣美麗的青天下午，除了逛康樂道以外，有什麼會更引起文輝們的興趣呢？他們還是那一夥子——士欣啦，麻子啦，山雋啦，約翰啦，以及文輝等人，他們畏縮地走上那條神祕的街道，心裏充滿着冒險的喜悅。

一個肥胖的妓女，披着一領寬袍，微笑地對他們招手，他們紅了臉，脚步不約而齊地快了起來，當他們跑到街灣時，聽見後面有一陣女性肉感的大笑。

“妓女是不識羞的，”約翰畏縮地低語，他的雙眼溜來



溜去，像老鼠偷喫東西時一般。

“羞愧並不是一種正當的感覺，”山雋堅決地說，他對於算學及網球有很大的興趣。

“我很歡喜曉得妓女對於貞潔取什麼態度？”士欣問。

“那是談不到的，”山雋說，“妓女實在是很有趣的東西，假如我的父親肯讓我娶妓女——”

“呀哈！”麻子叫了起來，“我馬上去告訴霞采！”

大家都笑了起來，山雋重新紅了臉，雙手窘然地擦着。

“算了吧，我連霞采是誰都不認得。”

“別裝——”

“閉嘴，真巧呀，人來了，”士欣向他們擠了一眼，大家都向左邊望去，見到兩個女學生。不錯，其中一個正是霞采。

“山雋！”約翰故意大聲叫了一聲。

“什麼？”山雋激怒地板起面孔，但一看到霞采回過頭來，他亦只能向她微笑地點一點頭。

霞采穿着很緊身的紅旗袍，用閃光的銀絲帶滾邊，把肩上的小陽傘搖一了搖，笑孜孜地停住腳——在黑茫茫的人潮中，真像是一株五月的榴花。她是培德女校的交際花，搽得好一面的香脂水粉，眼睛下是兩個淺藍的小圈，給人家有一種很愉快的印象。

據她的介紹，那位同行的女伴是錢玉秀女士，不錯，她

的哥哥便是錢玉才同志——縣黨部的主席——哈呀哈，原來又是福州人！面上又是兩顆紅桃子，聲音倒是柔潤的。

霞采問他們幾時開學，幾時開運動會，偷瞥了山雋幾眼，隨即說道：

“開起運動會來，網球坐穩又是貴校的。”

大家把眼睛都望到山雋的面上去，既然山雋是前屆的網球大王，霞采姑娘所說的，多少有點意思了。

霞采隨即又痛罵龍州的不開通，什麼是社交都不懂，未訂婚的男女不可以一塊兒散走，更不必說到公園裏去坐一坐。她的嘴真像話匣子，一開就是一陣滔滔的瀑布。後來她說到她的學校，她說她的同學真像豬灑，只懂得死死唸書，完全不懂得社交是“現代社會”最貴重的要素。

她把穿着銀色高跟鞋的左脚在地上蹬了一下，搖一搖雪白的小陽傘，翻翻嘴唇，隨即說起近日來了兩個廈門的女學生，比較上好一點，人也爽快。

“是不是有一位姓戴的嗎？”麻子忽然插入，向士欣擠了兩眼。

“是的，你——你”霞采又是搖一搖小陽傘，睜着懷疑的大眼睛，有點看不起的样子，“你認得她嗎？”

“別說認得她，還是很要好的朋友哩。是嗎，士欣？”麻子洋洋得意地說，翹着一隻大姆指。

“見鬼！誰跟你要好起來呀！”士欣憤憤地喊着。

霞采捏捏女伴的手拐，向士欣打量了半響，口中喃喃說道：“原來——原來——”

“還有一位不是麗貞嗎？她就是士欣的表妹。”山雋急急地插進去，爲要光光士欣的臉子，

“噢，原來是你的表妹，”霞采蹬一蹬脚，又是打量士欣兩眼，接着便是擠擠眼睛微笑。

文輝對於霞采從去年初次會面以後，便很不滿意。他覺得霞采有點輕佻，甚至是不正經的。山雋怎麼與她結交起來，倒亦是怪事。許多人都曉得霞采的費用大半是山雋供給的。據說霞采的母親是一個貧弱的浣衣婦，文輝見過她的母親一次，人真瘦得不像樣子，又穿着襤襤褸褸的粗布衣，越顯得使人難過，同時她的女兒却打扮得這樣漂亮，燙過髮，還畫過眉，一雙絲襪起碼是八元大洋，還有那雙上海特製的高跟鞋，還有，還有……

他們沿溪而走，溪水徐徐地流着，在晚霞美麗的反照中，冰塊一般爬過水門汀的大橋。老年的男子坐在溪邊的杉堆上，浦咯浦咯地抽着水煙，眼睛微閉，拖着喉音談話。

溪的對岸，灰暗稠密的低房子橫劃着暮色蒼茫的天空，炊煙憧憬地追逐着燦爛的白雲，漸漸溶成一片。

他們一面談笑，一面走着，路是微微發光的。柔輾溫和

的夜霧終於在市街的尾端把他們擁抱起來了。

#### 四

某星期六的下午，他們約好了幾位女朋友到郊外去野宴；枯燥無味的功課與城內混濁的空氣使他們非常難過。

汽車搖搖擺擺蕩過東新橋，漸漸開入鮮綠的郊外了；初春甜蜜的氣息充滿於清鮮的空中，歡樂在人人的面上舞蹈着。麗貞與綠華在低聲唱歌，配着汽車搖蕩的節律，歌聲是多麼迷人呀。路傍的小孩子凝視着他們，一面咬着指頭。包着藍頭巾的農婦在新犁的田上播種，對他們溫和地微笑。

山雋焦燥地擦着手，時時偷瞥霞采一眼，但霞采却裝做不大理他的樣子。士欣神祕地大笑，那微笑或許只有綠華女士一人懂得。但文輝亦注意到，雖則自己却在想道：“麗貞有多麼惹人愛的歌喉呀！”

士欣曾偷問文輝道：“你看麗貞怎麼樣？”

“哼，”文輝遲疑地口訥着，他的一生很少去稱贊人家的。“只能算是平凡的吧。”

士欣默然，文輝曉得他的意思，於是就加上道：“不過綠華却是特出的。”

“真的嗎？”士欣帶着幾分醋意。“爲什麼呢？”

“美麗。”文輝忍不住笑了起來。“難道你不這樣想嗎？”

士欣得意地大笑，這場笑帶着一點恐嚇的性質，似乎要警告文輝道：“看着，你這小蠢貨，綠華是屬於我的。”

其實文輝并非有意於綠華，不過開開玩笑罷了。現在他在車子裏偶然看見士欣那樣幸福地微笑，覺得有點激怒。

於是他莽撞地提議打開窗子，因為他曉得那些女人是怕風的。

“幹嗎開窗子呀？”山雋最會奉迎女人。

“我想他是瘋了，開起窗來就有塵埃。”士欣鎮靜地說，仍舊是幸福的微笑。”

“可不是啦，”麻子附和一句，士欣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他都在摹倣，他非常看重士欣，當士欣是一個未來的大偉人。

震采笑出聲來，雖則她辯解說她是在笑路傍那個小孩子穿了一件大人的上衣，但夠已使文輝不快活起來。他向車內的人們一瞥，覺得人人都在反對他，他更生氣，雖則他亦不曉爲什麼要打開窗子。

他把眼睛望向窗外去，凝視着美麗淡藍的山峯，像是自語一般囁囁道：

“你們完全不懂得衛生，”

大家曉得他的意思，沒人歡喜再去挖苦他。士欣偷偷撞他一下，對他私語道：

“你爲什麼在女人面前這樣獸頭獸腦呢？”

他聳聳肩，板着面孔，裝做沒聽見的樣子。

目的地終於到了，他們愉快地跳下車，挾着帶來的食物爬上山去。現在是午後兩三點鐘，陽光溫暖，山花的香味洋溢在清鮮的空氣中。

石鋪的小路蜿蜒爬上山，在目光中微微發亮，像是一條灰白色的絲帶，綠色的野草長遍山的周圍，在和風中悅人地搖擺着，從遠處望過去，像是一個綠色的海。小小的村落，在松林中偶然露出黃色的草屋頂，但是很少見到一個人。

蜻蜓在草上飛來飛去，牠們一歇在草上就看不見了。因爲牠們的顏色亦是綠的，白色的山花時而從草叢中露出來，香味清淡純潔，使人家憶起夢中的百合花。

他們有時經過鄉村，孩子們咬着指頭凝視着他們，眼睛裏充滿着好奇和豔羨。村女畏縮地偷看他們，露出一副天真的羞笑。一個老年的農婦，嘴中咯咯地趕着一陣雞子，她并沒注意他們，像是瞎子一般。又一個老年的村婦坐在陽光的樹下縫紉衣服，戴着一副十八世紀的水晶眼鏡，她瞥他們一眼，口中喁喁地說話，但是不能夠聽清楚。

一隻黑狗睡在路旁的草堆上，被他們的腳聲所擾醒，向他們狂吠了兩聲，露出鮮紅的小舌頭。空虛的房子與黑暗的倉房，在一種死靜的空氣中微笑着。

他們向一間古寺走去，那間古寺已頹落毀壞了。粉壁已從牆上跌了下來，一種陰森的空間泛流着，佛像在黑暗的角落裏露出一副可笑的面容——佛燈早已熄了。

時而或有一個和尚閒適地走過，在他的後面拖着一條長的黑影子。他一眼就看出他們並不是那種誠心的香客，便不過來打招呼，他們不很歡喜，因為與和尚談話是最討厭的事。他們穿過蒙着青苔的後庭，向山後一片草地走去。

“就在這裏吧，”麻子指着那片廣闊的草地，大家曉得他的肚子已餓起來了。

士欣用手按按那些草，微笑地說：“很柔輭，”文輝曉得他是爲着綠華現出疲倦的樣子才說的。

大家將東西放了下來，用一條篷布鋪在草上，麻子隨即點了火酒爐，預備燉食物了。文輝奇怪這個愚笨的麻子對於喫東西和燒東西有一種奇特的才能。

人人都忙碌着，有的在切麵包，有的在開罐頭，有的在煨番薯，有的在生火，不一刻兒，食物的香味便和山花的香味混在一起了。

潔白的小雲在天涯燦爛地浮着，天空是淡青的，低低地緊壓在遙遠的山峯上；二月溫暖的山風跨過數百萬里的平原在少女們的髮上跳舞着，又帶來南籟的鳥羣的喧聲。

在這裏空氣是清鮮的，周圍是曠大的，在陽光中彷彿一

一切都是光明純潔的。這裏沒有挾着文書包，忙碌得使他人難堪的政客，沒有蠢笨的，東喝西嚷的軍人，沒有面孔像鬼般蒼黃的人力車夫，沒有使人頭昏的標語，沒有攔路調笑少女的流氓，沒有闊步亂撞的偵探，沒有眼睛尖利的校長，沒有貿易的騷聲，一切討厭的東西都沒有，這很好。

“這樣美麗的風景，”山雋解開領，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可惜今天詩人沒來。”

“那一個詩人？”綠華好奇地問，“就是前天那個長頭髮的嗎？”

“還有誰呢？”士欣喃喃地說：

“他倒是有趣的，”綠華用手整理被風吹散的頭髮。

“并且品行與道德都很好，”文輝嚴肅地接上去，故意要激怒士欣，士欣向他憤憤看了一眼。

“來呀，朋友們，不要客氣！”麻子夾着嗡嗡的鼻音喊着了。他的面孔被燒東西的烟遮去了一半。於是大家便喫了起來，因為彼此都相熟，一切討厭的拘謹都沒有了。山雋和霞采兩人來得最遲，據他們說是去看一個古井，但沒人相信。

“龍州真是一個討人厭的地方，住不上三天就覺得無聊了，”畏縮的約翰一面說，一面望着一隻草叢上的蝴蝶。

“其實處處都是這樣，”文輝鎮靜地說，“警方說，放寒假你回到家裏去，難道不是同樣嗎？”



“不，在家裏我永遠不會覺得無聊，”約翰凝視着天涯的白雲，他沉默了一刻兒，文輝曉得他的心已在那個遙遠的故鄉，他的父親是一個牧師，他的家是在一間小教堂後，他沒有母親，只有一個妹子。

山雋提議請綠華女士獨唱一首歌，大家都拍手贊成，但綠華咬咬她纖細的指頭，搖搖她那美麗的長髮說道：

“不，不行，每次都是我們女人唱，那太不公平了，這次要請你們男的唱給我們聽聽。”

“田蛙能唱什麼歌呢？”麻子喃喃地說，他正在狼吞虎嚥，從來沒住過手。

“不要瞎說，”山雋截住，“還有我們這位文輝先生哩”。

人們的眼睛忽然都望着文輝，文輝覺得有點窘迫，吶吶道：“胡說，我是唱不來的。”

麗貞拿出一個口琴，提議請綠華與文輝合唱，文輝本來不肯，後來看見士欣睜着非常大的眼睛看他，他激怒起來，一口答應。

“但是唱什麼調子呢？”麗貞閃出活潑的眼睛，她的聲音在這寂靜的山谷裏是多麼迷人呀。她俯下身，露出胸部優美的曲線。

文輝微笑地瞥士欣一眼，帶着一點報復口氣說道：“My Love Parade”。綠華起初有點驚愕，接着便答應了。

麗貞有點不願意地拿起口琴，慢慢地吹起那個非常動聽的調子，文輝走過來和綠華坐在一起，於是和諧的歌聲便在寂靜的山谷中激蕩着了。

人人都被優美的歌聲所陶醉，連那個醋氣滿面的士欣亦欣喜地胡哨起來。只有麻子一人還在那兒喫東西，還是狼吞虎嚥。可是當歌聲停住時，第一個跳起來喝采的亦是他。

綠華很贊美文輝的聲音，她說他是一個天才。麗貞微笑，露出一排燦爛，雪白的小牙齒，她那柔澤的頭髮時時被風所吹散。士欣跳起身向一條山徑走去，他的面孔悒悒不樂，文輝懂得他的意思，便對綠華說道：

“那邊有一個古井，你不跟他去看看嗎？”

綠華點一點頭，跳起身，再整理她那美麗的長髮，喊住了士欣，跑上去，於是他倆便在樹叢後消失了。

黃昏在古寺緩慢的鐘聲中降臨，遙遠的山峯已由淡藍變成淡灰色了，歸巢的鳥三五成羣地飛過，牠們的翼兒被夕照的餘暉照得像是火焰一般。牠們的啼聲是尖利的，在空虛的山谷中回響很久。

文輝向麗貞提議去散步一下子，她并没拒絕，眼睛仍舊是那樣活潑和高傲。今天她穿着一套淡藍色的衣服，和諧地配着白色的帆布鞋；她那柔澤的黑髮放射着一種誘人的，少女特有的香味。她的步態是優美的，全身柔弱地一擺一搖，

像是鰻魚在碧綠的水中游泳一般。

有一會兒，文輝心裏突然有一種要去強吻她的衝動，他小心注意她的眼線，她的嘴唇，以及那雙小手的舉動。她偶然停住脚步，跑到一堆草叢邊俯身採了些白色的山花。

“我歡喜山花，因為牠的顏色純潔，牠的香味清淡，”她雙手捧着一束山花伶俐地說。

文輝曉得她在說一種有隱喻的話，但一時又找不到適當的話來表白自己的愛慕——在這種時候，一個男子既不能採用教師所教授的，又不能引用演說競賽會的警語，那是多麼窘迫呀。

他默然，擦着雙手，眼睛凝視着地平線上美麗的落日，他的眼睛被紅色的陽光映得像火般光亮，他有許多話要講，但是都在喉嚨口塞止，他覺得難過，突然伸張雙手，作一個深深的呼吸。

“你們的學校生活如何？”他終於問了一句，他們倆在淡暗的草原上走着。

“唔，”麗貞咬咬指頭，露出雪白的小牙齒，她并沒即刻回答，她好像在沉思着，她的脚步是緩慢的。她的眼睛凝視遙遠一個模糊的小村落。

過了半晌，她忽然問道：“你說什麼呀？”

文輝有點驚愕地聳聳肩，他又搖搖頭。

天色愈暗，草蟲的聲音愈響；在灰靜的，濛濛的山谷裏，那是一種優美而嘈雜的合唱曲，從遠處聽去，在和風的飄蕩中，時而營營，時而啾啾，很會喚醒人們古舊的記憶。

他們再忽忽地走下山，在昏暗中疲倦地上車，老年的車夫啾啾地埋怨着，隨即車子開了，又是一搖一擺，又是嗚咽的，曳長的汽笛聲……

文輝疲勞地伏在一邊，他的面上的表情像是有點失望，他盼望自己能夠睡去，但是不能。霍采放蕩地大笑，山雋擦着雙手，綠華和士欣互相緊偎着，麻子還在喫落花生，昏暗的嘴唇一開一合，麗貞雙手托着腮，在黑暗中，一對眼睛像星兒一般閃爍着。

車窗外，一切都被夜色所渲染，模糊地飛了過去。萬籟無聲，只有橡皮車輪在沙泥上輕輕地響着。路程像是黑暗的夜一般，無窮無盡……

汽車突然地停住，大家向前猛撞了一下，車夫憤憤地咒罵，那種漳浦腔的罵聲彷彿對於夜是不合配的。一個孩子在黑暗中險些被車子所輾死，那個孩子的衣服又破又污穢。

車子終於近城了，貿易的喧聲再入耳了，路亦光亮一點，汽笛聲愈來愈帶響，橡皮輪單調的沙沙聲消失了。

又是面孔蒼黃的人力車夫，又是傲視闊步的革命軍人，又是瘦得像猴子一般的小工，又是手提文書包的黨員，又是

---

打倒土豪劣紳的標語，又是女人尖利的笑聲……

一個矮小的酒店老板在街上狂嚷着，因為三四個兵士白喫了他的酒，並且打傷了一個堂倌，他的嚷聲是粗嘎的，憤怒的；他的眼睛像黑炭一般。一羣閒人好奇地圍着他，有的在爭論，有的在擠眉弄眼。

得，又是東新橋，黑暗與沉默，這是好的。水門汀的大橋巍然站着，像是鋼鐵造成的一般。淡淡的星兒在橋欄上閃爍着，天空像是一張藍色的紙。

大橋的下面，溪水寂靜地流着。溪面罩着一層寒冷的夜霧。文輝打盹着，他底心像沈重的溪水一般。

茫茫的夜的市街……



## 第二章 學聯會

---

一個春雨霏霏的下午，文輝被學校派到中山公園的仰文樓去參加學聯會。開會本定兩點一刻，各校代表皆已到齊，只因爲黨代表遲遲未來，大家不得不伸長頭頸等着。

在仰文樓上一間昏暗的廣廳裏，聚着二三十個學生代表，有的是小學生，畏畏縮縮擠在一邊，眼睛像探海燈一般一高一低，又驚惶又好奇。女代表亦坐在一邊，小聲小氣地交談，有的面上刷過粉，又在那兒羞滴滴賣弄風情。

中學代表最多，有的在胸前掛着炫目的徽章，逞直喉嚨高談闊論，不是痛罵某某土豪，便是指摘某某的短處。有的默然獨坐，香煙像柴一般添到嘴中去，搭着十足的高架子。

長桌上排着好幾盤的香瓜子與水菓，女學小學的代表，

都不敢享用；只有那些掛徽章的同志們，是不客氣的，他們像猴子一般響嚼着食物，噘着嘴笑罵，這裏是他們的世界。

外面是初春潮濕的下午，在灰白色的天空上，鉛般的雲沈重地壓着遙遠蒙霧的房屋；看不見的小鳥在鮮綠的樹叢裏咽啾着，呢喃着，像是夢中柔情的低語。

一個白衫的少女在鮮綠的草徑上緩緩走着，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氣，讓銀線般的雨絲濺濕她那小小的臉孔。她微笑，她沈思着——彷彿在細嚼着初戀淡青色的記憶。

“趙貴南這傢伙非打倒不可！”一個掛徽章的青年在文輝的背後大聲嚷着。

“你沒有充足的理由吧，”

“什麼?!從三民主義的立場，從孫總理的遺訓，他不夠算是一個土豪劣紳嗎？侵佔公款，蓄妾養婢，那是什麼？”

“但是，他還是貴校的教務長吧，”

“哼，就是因為他是敝校的羞辱品，所以——”

“胡兆基同志，你或許曾讀過盧梭的著作吧？好，既然是這樣，你——”

“盧梭的理論是有錯誤的——”

“我並不否認，不過，”說話的人接連噴了幾口香烟，他仰頭凝視着淡青色的天花板，他的聲音鎮定堅決，面孔毫無表情，像是石像一般。“你誤認什麼自由了，我們學生，最好



能夠避免去干涉校政——”

“呸，老戴，我想你歡喜學校再用專制手段來壓迫你嗎？”胡同志隨即大笑起來，用腳蹬着地板。

戴同志仍舊鎮靜地凝視着天花板，背書般答道：“歐美人們講自由是有界限的，很嚴格的，例如法國革命的結果……在我們中國，專門講自由的學生們將一切的界限都打破，取消了。這是一種非常巨大的錯誤，因此學校常常有風潮——”

“但是，五卅五四是什麼運動呢？學生不是——”

“不錯，我并沒反對學生參加民衆運動，不過，在革命黨已攫取政權以後，學生們可以——”

“可以再做溫馴被虐待的小貓吧。”

戴同志好像并沒有聽見對方的嘲笑，他擲開一支烟頭，再燃了一支香烟，然後鎮靜地看看周圍的人們，噴了一口烟，冷淡地繼續下去：

“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自由，美國革命的口號是獨立，我們革命黨的口號是什麼呢？”

他望望周圍的人們，他那雙尖利的眼睛好像并沒盼望人們的回答。

“胡同志你讀過托爾斯泰的著作嗎？”

“托爾斯泰？我曉得他是一個俄國的小說家，哦，或許，

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但是他對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并沒什麼關係吧，”

“不要這樣說，兆基，他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從黑暗的壁角裏，一個低啞的聲音慢慢地響出。

“偉大？”胡同志搖搖他那戴眼鏡的頭，戴同志站了起來，他打了一個呵欠，像是很疲倦似的。

胡同志似乎再要爭辯下去，但黨代表終於忽忽走進來了，一個衣冠整整的青年，挾着一個非常充實的文書包。他微笑地道歉，因為自己實在是太忙碌了。得，大家都到齊了沒有？噢，很好很好。那麼，現在就開會吧。

隨即是背誦總理遺囑和靜默三分鐘，這種死板的儀式對於文輝已是討厭的了。他凝視着窗外灰白色的天空，以及寂寞的電線。

黨代表的訓詞非常動聽，人人都興奮地拍手，他說學生是黨的中堅份子，應該領導一切民衆運動，在一次大革命以後，社會上的一切不能避免地呈出紛亂的現象，因此，列位同志們，列位青年學生們，我們須更當心，更努力，以最後的一滴鮮血與反動份子戰鬥……

漂亮的黨代表，終於在響亮的拍手聲中高傲地坐下來了；他嚴峻地望望周圍，隨即疊起雙腳，小心地燃一支香煙。他的頭髮又光又亮，皮膚微黃，雖則他的身體非常健壯。他的

眼睛很尖利，但亦很狡猾，他常常微笑露出一排整齊的牙齒。他穿着光亮的漆皮靴，整套衣服一個污點都沒有。他對於那些女代表很注意，對於她們的提議次次都點頭表示贊同。

文輝跟着黨代表的眼睛偶然看見了麗貞，這使他有點驚愕，剛才怎麼完全沒看見呢？她穿着白色的衣服，看起來更有誘人的迷力。不錯，剛才在草徑上走着的就是她。

她的眼睛像往常那般靈惠和高傲，她向他微笑點點頭，像初次會面那樣子。她的頭髮黑金般閃光着，輝耀着，好像是要告訴人家她的那十八歲青春已開花了。

經過了一點多鐘冗長的，討厭的提案和表決以後，選舉的期間終於到了，大家熱心地投票，好像是在幹着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文輝帶有一副很尖利的眼睛，很曉得為什麼有些掛徽章的同志坐到小校代表中去的緣故——那些小學生們，一個人都不認得，但是當他們接到選舉票時，他們却能不加思索地寫下幾個素不相識的人名。

有些掛徽章的代表是文輝所認得的，並且很曉得文輝的乖覺，因此，當選舉票揭曉時，他竟然被選為文書股的股長了，學聯會的主席是那個石像般的戴同志。

麗貞私向文輝嫣然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燦爛的小牙齒，和兩顆很有趣的小酒渦，文輝本來很不高興，這時才快活起

來。他望望窗外昏黑的天空，以及遙遠模糊的八卦樓。

會終於散了，人人都從沈悶窒息的空氣中得到解放；在人羣紊亂的散開中，文輝偶然看見黨代表忽忽地向麗貞那邊走去，這使他有點激怒，本來他想走過去和麗貞打招呼，現在覺得這是不必須的了——甚至是不愉快的。他曾讀過許多文藝作品，漸漸有了一種成見：軍人是強暴，雖則那位黨代表並不完全是軍人吧。他剛剛從座位上站起身，那位新任的學聯會主席即刻向他走來，仍舊舉着那副冷靜的面孔詢問他是否就是新任的文書股長，好，很好，請你將這些書件保留起來。

文輝小心地接住一小包的書件，便和那位主席握握手道別，他對於這三分是人，七分是石像的主席並沒有什麼好感。

天是黑了，可是雨亦停了，空氣亦清冷了不少，當他走下樓梯時，一個女人在黑暗中喊住了他。

“誰？哦，麗貞？”

“你能夠陪我回去嗎，輝哥？”

“我？”他聳聳肩，似乎有點不願意。

她們倆走出大門，忽然被一陣薄暮的冷風所襲擊，兩人都冷抖了一下。麗貞的頭髮被風吹散，像黑色的火焰般閃爍着。一種櫻花般的香味窒息了愠怒的文輝。

“那個漂亮的黨代表呢？”他喃喃地問，眼睛凝視遙遠市街的尾端。

“哦，誰？你說孫先生嗎？”麗貞對於文輝冷淡有點奇異。她的左手搖着一支藍色的東洋傘。

“他姓孫嗎？”文輝忽忽地問，像審判官質問罪人一般，“你怎麼會認得這樣的人！”

“他是我們的公民教員，”麗貞對於文輝無禮的詢問覺得有點激怒，但她永遠是忍耐的。“你對他不滿意是不是？”

文輝呼了一口安慰的長氣，他有點歉意地微笑，帶着一種快活的口調接上去道：“沒有什麼，他很會演說。”

街上的行人忽然在他們的眼前出顯，店牌上的字和伙計們微笑的臉使他再覺得有趣，生命再有意義了，革命再有意義了，挾文書包的公員不會再激怒他，雄糾糾的軍人不會再使他想到卑賤的畜牲，在昏暗中一切都煊染着生命的色彩，而微笑地歡迎他。

“今天綠華沒出來嗎？”他搭訕問道。

“沒有，你歡喜綠華嗎？不過——”

“我曉得，她是士欣的愛人。”兩人都笑了起來。

他倆的談話被一種難以牽制的誘惑力所抑壓，男的忽然提議到菜館去喫晚飯，因為現在已很遲了，女的起初是拒絕，接着便答應了。

在菜館的二樓上，空氣是溫和而且優逸的，在那廣東情調的裝飾中，人們會深深地感到東洋館子的風味。一隻鋪着白桌巾的小圓桌，桌上整齊地擺好許多精巧的玻璃杯和食具。

小窗外，龍州的夜帶着貿易的喧聲在彷徨着，人力車優越的腳鈴聲時而可以聽到。天空是灰藍的，有一兩顆淡淡的小星在閃爍着。夜風溫和，透過那個小窗，而吻着麗貞柔澤的黑髮。

“你對於學聯會有興趣嗎？”麗貞咬着一隻指頭，微笑問道。

“你為什麼這樣問呢？難道你有什麼不滿意嗎？”

“沒什麼，我看你在會議中很少發言，因此我就瞎猜起來。”

堂倌文雅地走來，他的鼻頭是紅的，以廣東腔的龍州話詢問他倆要喫什麼。文輝隨便點了幾盤菜——他到這裏來的目的並不是要喫東西。

麗貞的聲音是柔潤而且悅人的，她有點羞怯地將她的身世告訴文輝，而文輝亦熱心地去傾聽。現在她是一個孤兒，沒有父母，只有一個不懂事的小弟弟；她底叔父是一個不懷好意的酒鬼，時時盼望她早點出嫁——在這裏，麗貞小姑娘低了眼睛，面孔略帶紅暈——并且霸佔了她們的家產，

接着她便詢問文輝是否曉得鼓浪嶼龍頭街有一家小餅店叫做盛興的，文輝愉快地叫了起來：

“原來盛興餅店是你們開的！你們的燒餅實在太好喫了。”

是嗎？麗貞揚揚眉。接着她又說幸虧有姑丈——士欣的父親——一人肯幫忙，幫助她，給她唸書……

文輝有點驚愕，爲什麼一個少女忽然將悲慘的身世向他訴說呢？爲什麼那時黑色的大眼睛會充滿這樣多的柔情與珠淚呢？她告他父親母親怎樣過勞死去；她告訴他一切。

從那微抖的小手，從那羞怯的紅唇，從那閃爍着柔情的大眼睛，從那親切懇懇的聲調，文輝生平第一次感覺到被女子戀愛的快感。他微笑，他同情，他憐惜她，他想愛護她，他望望窗外夜的天空，他想再微笑……

從菜館出來以後，文輝已可以緊緊地攙住她那豐富的手臂，他聞到她的頭髮的香味，幾乎使他窒息。

他倆故意揀那種冷靜的街路去走，低聲地互相訴說；她說有點怕那個公民教員孫國樑，她覺得他不懷好意，常常向她獻媚。文輝安慰她，用她那強壯的手臂繞住她的腰，他說不要緊，男人們大多是那樣子，只要自己小心就是。

被雨洗過的蛋石路在星光下微微地發亮，三月的香味彌滿着夜的空氣，遙遠街上的喧囂在這裏已成爲蜂羣的喻

噲聲了。

到了她的校門，她從他那熱烈的懷抱中逃了出去，但是未在黑暗中消失以前，她那對伶俐的白手作了一個飛吻的姿勢。文輝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氣，在街燈下愉快地微笑。

## 二

趙老爺從七姨太太的床上爬下來已是午前十一點鐘了，一想到校中醞釀着的風潮，雙眉又是皺了起來，接着便嘆了一口氣。

這幾天來，因為日夜愁慮的緣故，趙老爺肥碩的面孔實在清瘦了不少，連走路亦沒從前那般八面威風了。他的性情變成更為暴躁，一碰什麼不合意的，便大發脾氣。

其實，校中的情形並未到絕望的地步，還有一部份的學生擁護他，假如肯拚命去幹，還可以維持下去。

從前革命軍初入龍州時，他不是亦在一種非常的困迫中嗎？但他是善於活動的，只要你肯將雪白的袁世凱玳瑁璫璫地送出去，保你平安無事。不但是沒事，反而得到一個教務長的位置，每個月至少有一千元的收入。

這一季忽然來了個雄糾糾的文科主任，開口便是清理校政，閉口便是打倒學閥；趙老爺起初不以爲意，天曉得，不到一月便鬧出許多岔子出來，這一次竟然想打倒咱們的趙



老爺，真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那個文科主任據說是上海法科大學的畢業生，姓陳，名叫開國，哼——一個多麼威風的名字！年紀還輕，說起話來響響亮亮，黨章時時掛在胸前，走起路來總是一搖一擺，手提的文書包，又是時時充實的。他的忙碌的態度並沒比黨部諸同志減少一點。

他在黨部和在政治部都很有勢力，擅長交際，而孔常常微笑，你永遠看不見他曾生氣過。他講起話來，每每插入一兩字英文，使你曉得他是學貫東西，文通古今的英才。他留着一簇優美的上髭，很像是一個東洋人，雖則他的身裁是高大的。他的皮膚微褐，因此他歡喜穿着灰色的軍裝，白色的絲手套，黑色的漆皮靴；右手總是一支皮鞭，左手總是挾着文書包，口中總是一支上等雪茄。

趙老爺一想到陳開國這鳥家伙，心裏又是生氣起來，婢女菊紅本來是在搥他的腰，平白喫了一手耳光，哭又不敢哭，陪笑亦無從陪起，不曉得趙老爺這幾天的脾氣爲什麼這樣壞。

年輕的七姨太太從外面跑了進來，剛剛洗過浴，柔澤的黑髮披在兩肩上，身上只披着一條薄羅的睡衣，在春的晨風的吹動中，隱約可以看見身上優美曲線和肉的跳動。

她是上海中西女塾的畢業生，曾做過皇后，她爲什麼能

嫁給年紀這樣大的趙貴南，那是有點神祕的事。有時她的朋友寫信質問她，她却這樣答道：“Lady loves brute”。回到龍州以後，她才曉得自己是人家的七姨太太，這對於她起初是生氣，接着便自安了。

她的披安娜彈得非常好，還能唱歌，年紀只有二九，青春的火當然是燃燒着的。其實是因為貴南侄兒耀亭非常愛她，她才肯仍舊住在趙家裏。

她飛也似的跑進來，面孔緊急地泛紅，手裏拿着一張報紙，喘呼呼地叫道：

“貴南，不好了，學校罷課了。”

貴南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見鬼，昨天下午不是還上課嗎？”他一面說，一面將報紙搶了過來，第一面第一行就是下面這幾個赫赫的大字：

## 省立第七中學今日罷課

### 驅逐教務長趙貴南

下面便是一篇詳細的記載，痛詆趙貴南為霸佔學校的劣紳，勾結北洋軍閥的惡棍，侵吞公款，欺瞞黨國，據這篇記載，咱們的趙老爺彷彿是民國以來第一大罪人。

趙老爺勃然大怒，將一張還帶着油刷臭味的報紙撕得粉碎，他的牙床氣得格格發響：

“畜牲！曼麗，快——快將我的外衣拿來，畜——畜牲！”

被喊做曼麗的七姨太太敏捷地跑到床邊，隨即再飛也似的跑過來，她的眼睛與其說是着急，倒不如說是可憐；溫和的日光穿過整潔的玻璃窗，照在她那還是濕水的頭髮。

她靈惠地微笑，竭力安慰她那魯莽的丈夫，她說他不必這樣地着急，事情還未到十分絕望的地方。她的丈夫好像並沒聽見她，忽忽穿了衣服，便衝出去了。

趙老爺剛剛走出房門，便看見兩個女兒驚惶惶地向他跑來，一個叫道：

“爸爸，不要出去！”

又一個更尖聲地叫道：

“他們要打倒爸爸呀！”她們聲音像哭一般。其實她是在哭着，因為她不能再在街上或是街上昂然地走着了。人家若看見她，就會說道：“看呀，那個趙老頭兒的女兒呀！”這是多麼不體面的事哦。

那個小點的拖住父親氣得發抖的手，她並不懂得打倒是什麼意思，她只有六歲，早上她去上學時，同學們嘲笑她，欺負她，說她是“劣紳的女兒”。其實什麼是“劣紳”她亦不

趙老爺更生氣，一手將兩個驚惶女兒推開，三步做兩步地走到門口，一躍上包車，帶罵地催趕阿根跑得快點。

阿根拔開脚大跑起來，但他不曉得主人要到什麼地方去，他一看見老爺滿面的怒氣，就曉得今天有點不對了；但是又不敢問。看看跑到十字街口，他終於遲疑地問道：

“大老爺，是到學校裏去嗎？”

“畜牲，縣公署！”回答的聲音是極憤怒的。

### 三

縣長鄭鬍子是趙老爺的摯友，同時又是省立第七中學的名譽校長。這一天早晨他被學生會代表包圍得非常難堪，但他又是一個不願意得罪人的老頭兒，所以他總是裝出那副和霽的面容。

他看見貴南忽忽走了進來，趕忙站起身將貴南帶進一間密室。他早已曉得貴南的來意，但他有什麼法子呢？學生們這樣地狂憤，實在無法對付。不錯，又是陳開國那烏傢伙！

“怎麼，難道真的沒辦法了嗎？”貴南失望地眨着眼睛。

“攻擊你的人實在太多了，還有學聯會，黨部，婦女會——”

“什麼？連婦女會亦攻擊我嗎？”

“她們說你的老婆討得太多了，”

“豈有此理！”

“可不是呀。世界完全顛倒了，”縣長吸了幾口水煙，在這一點，他對於貴南是表同情的，因為他自己亦養了好幾個姨太太。

貴南在這間又狹又暗的房間裏，不安地踱來踱去，兩手掩在背部，眼睛望着地上。他時時頓足，時時嘆息。

“現在只有一個辦法，”縣長緩緩地說，接連噴了幾口香煙，淡白色的煙圈在上面緩緩消散。

“什麼辦法？什麼？”貴南着急地走近來，他的眼睛睜得非常大，燃燒着一種新的希望。

“好，現在只能花錢了。”

“錢不要緊，說呀，老西，”

“得，我看這事只能去找孫國樑——”

“孫國樑？”貴南不解地叫着，那個年輕的小蠢子嗎？”

“老南，你不要輕視他，他很有勢力，你不要以為衣服穿得漂亮的人幹不出什麼大事來，你記得前次老黃的事嗎？”

“噢，原來老黃的事是他設法的呀！”貴南驚愕地微笑，緊握着縣長粗大的手而喊道：“好，好，以後我再來謝你吧。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大概仍舊在他的家裏，剛才他打電話到這裏來。”

“他沒說什麼嗎？”

“沒什麼，那是別的事情。”貴南在狂喜中沒注意到對方陰沈的微笑。

“好，再見，”貴南歡頭喜面地別了他的摯友。

跳上包車的時候，他呼了一口安慰的長氣，他的面上有快樂的表情。

#### 四

當天晚上，黨部有一陣非常劇烈的爭辯，直到夜裏十一點多鐘才散會，結果孫國樑這一派得勝。主席錢玉才氣得面孔發青，但是有什麼法子呢？

他很曉得孫國樑爲什麼那樣袒護趙貴南，但他不願意以過份嚴酷的手段去處置國樑。他對於黨的組織的不健全，覺得很掛心，假如他以辛辣辣的手段趕走國樑，一定會引起一次巨大的糾紛，結果會使反動份子乘機活動。

他的面孔因爭辯過久而發紅，聲音已變成沙啞的了。他邁着沈重的脚步走出中山公園，心裏不住咒罵那些自稱爲黨的中堅份子的蠢貨，他們有的只是中立着或是盲從着，對於一切都沒精明的理解力，有的簡直成爲反動，國樑便是一個很顯明的例子。

從溪濱吹來的夜風是陰涼的，他拉緊外衣，望望昏暗的

街燈以及街角賣麵的老人。在衰弱的燈光下，他那缺乏血色的面孔看起來更爲蒼黃了。

更使他生氣的是連學聯會亦袒護趙貴南，難道那些學生亦墮落起來了？——但他却不曉得學聯會的戴主席當天午後曾與孫國樑同志作一次祕密的會話，戴主席的錢袋現已充實了，說不定已在康樂道某個妓女的床上，在那裏有生命黃金色的美夢。

夜是深深的了，狂憤的玉才還在冷靜黑暗的街上躑躅，月亮奇異地照著街傍破舊的建築物。他不曉得自己在想着什麼，但當他走到東新橋，而凝視着死滯的溪水時，他忽然想起了阿歷山特洛夫斯基的名句：

未來在掌中將過去的一切縮短。

給他死滅！死滅！

死是毫不足惜惋

暴動的火照滿了天。

貫徹此處只是苦痛悲滅

心底生命爲鬥爭而燃熄。

## 五

這次倒趙的風潮的結果是非常痛心的。幾個倒趙最出力的學生突然被逮捕——據說是赤化嫌疑——一切都超出

於預料地平靜下來。

趙老爺恢復教務長的舊職，走起路仍舊八面威風。每個月仍舊有一千元的收入。他的七姨太太曼麗女士仍舊是龍州社交界獨裁的統治者，她會再在鋼琴上彈出使人陶醉的蕭邦的夜曲。

文科主任陳開國自動辭職，他的人變成非常消極，說話已沒往常那般響亮，不久便回到廈門去了。

第七中學的學生雖則曾有一次不安的騷動，但不久便安靜下來。他們像是被虐待的小貓。

春天已在陰鬱的層雲間打盹了，初夏的風開始在古舊的市街上吹拂着，熱情的火焰在賣冰淇淋的喊聲中搖曳着。……



### 第三章 戀愛進行曲

---

樂隊雄壯地震響，無數的旗幟在初夏的陽光中像火焰般閃耀着；台下的羣衆，充滿着熱誠和喜悅，密密地擁擠着，在有點窒息的空氣中安靜地站着，他們高仰着頭預備去傾聽黨代表的演說。黨代表是一個漂亮的青年，他那黑色的漆皮靴美麗地閃光着。

在羣衆熱烈的拍手中，黨代表微笑地點點頭，高舉着左手，隨即一切的聲音都停住了——除了被風所吹揚的旗聲。連那五月淡藍的天空亦顯出非常恬靜的樣子。

“列位同志們！”黨代表提高着喉音，他的頭高仰着，“我們今天在這裏慶祝國民革命軍的勝利！換句話說，我們來慶祝全國四萬萬的同胞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得到解放！”

接着他以全身的氣力讓出國民黨的政權，孫總理的遺訓，新政策的實施，收回租界等等重要的問題。

演說者的聲音非常尖利，人人都能聽見，聲調是懇切動人的；臉上兩隻眼睛黑炭般閃光着。在他的後面，主席團嚴肅地站着，彷彿是石像一般。

接着的便是婦女協會的代表，一個鼻音的女同志，雖則她竭力地嚷着，聲音還是不大清楚，站在台前的人隱約可以聽見她在痛詆養婢蓄妾的制度，以及一切新婦女問題。

她那肥壯的面孔因過份用力而變紅，兩眼突出，像是龍蝦一般。她并沒剪髮，因為她覺得這是一種風騷的舉動。

“她是誰？”士欣向文輝問。

“天曉得！這樣微小的喉聲還跟人家上什麼台，”文輝已露出不奈煩的樣子。

其實台下的聽眾人人都厭倦了，那樣微小的喉音，還滔滔地講個不休，姿勢又笨又拙。不曉得在什麼時候，已有人偷偷嘲笑地吹噓起來，在日光炎炙和窒息的空氣中，要叫流汗的羣衆安靜地去傾聽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有些豔裝的女學生開始向男的賣弄風情；小學生有的在相罵，有的在打架，有的在偷喫東西；中學生更不得了，已經三五成羣地，偷偷地溜出會場，訓育主任有時偶然看到，亦裝做沒看見的樣子。總之，會場上的一切都紊亂，騷

雜起來，——唯一例外的，只是那些石像般的主席團。

“你看見綠華嗎？”山雋向士欣低聲地問。

“那裏？”

“那個綠衣服的不是嗎？”

“不錯，還有麗貞，”文輝鎮靜地說，其實他底心欣喜地跳動着。

“但是你那位霞采女士呢？”士欣微笑地向山雋問。

“連影子都沒看見！難道是生了病不成！”山雋有點憂慮地說，他解開衣領，因為天氣太熱了。

“你看這位母夜叉要演講到什麼時候呀！”文輝看看他的手錶，已經十一點多鐘了。

慶祝會終於在十二點一刻散了，那位母夜叉竟然演說一點多鐘，在下台時，羣衆熱烈地拍手，因為他們得到解放了。

## 二

夏天的中午。

市街的一切都在一種昏睡旋律中搖擺着，鮮綠的樹叢和靜止的樹枝在燃燒的日光中打盹。在街角，在樹蔭下，隨處皆有賣冰淇淋和嘴嚙水的小攤子，時有滿面皆汗的顧客。

人力車夫赤膊地在街上拉着車子，在這晴明的夏午，他們蒼黃的面孔看起來更爲污穢；拖着車子的馬揚着尾巴，喘氣着，口中噴着白色的水沫；牠們濕汗的身體痛苦地擺動着，彷彿不論何時都能猝倒下來；牠們的腳蹄在蒸熱的路上噼啪噼啪哀響着。

在中午恬靜的空中，賣甘蔗的喊聲拖長地搖曳着，聲音是粗嘎而且悶鬱的。天空淡藍，滿佈着燦爛的，雪白的小雲堆，時而被溫和的風所吹散。

街前街後，到處皆有手握皮鞭的革命軍人傲然闊步着，他們的眼睛正像是饑餓的黃狼。時而可以聽見他們的大笑聲，咒罵聲，以及淫蕩的歌聲。胸前掛着黨章的同志們，仍舊是非常忙碌的，他們的文書包充實，他們的神色倉皇嚴峻，他們的漆皮靴窣窣地響着。

白制服的女學生斜撐着精巧的東洋傘走路，在淡藍色的傘林下露出半個矜持的面孔，她們的話聲是低而且溫柔的。不良的男學生每每躲在樹蔭下偷拍她們的照片。

**標語！**

街前，街後，壁上，牆上，電燈桿上，廁所的門口，人力車上，貨攤上，隨處都是標語！紅的，綠的，黃的，藍的，白的，觸目皆是。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

除軍閥！除軍閥！

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

齊歡唱！齊歡唱！

歌聲是從那裏來的？從小學生天真的唇上——從舊的中華的靈魂的深處；在那兒，希望的火在未來的掌中燃燒着。

士欣和文輝在紊亂而且擁擠的人羣中終於找到了綠華和麗貞，他倆裝做偶然碰見她們的樣子，帶着驚愕的眼睛向她倆問安。

他倆將她兩拖到一間廣東館子，餐後還到影戲院去看七重天。慶祝會對於他們並沒什麼意義，甚至有點厭惡。

在日暮的歸途上，士欣對文輝嘲笑道：

“好，好，你，麗貞！”

“但是你和綠華呢？”

士欣幸福地大笑，揮舞着他那雙健壯的手臂，他的眼睛望着遙遠鮮綠的草原，過一刻兒，他忽然嚴峻地問文輝道：

“你真的愛她嗎？她是一個天真的女孩呀！你這光棍！”

“她是值得愛的，當然我是愛她的。”

“真的嗎？”他凝視着文輝的眼睛。

文輝笑了起來，用手臂環繞他的肩頭，親暱地說道：

“得，朋友，你多麼愛護她呀！”

“你曉得，她是我的表妹——一個伶仃的孤兒！”

士欣的聲調裏似乎有點感傷，面孔陰暗起來，往常他是愉快的，欣喜的；這使文輝有點驚愕。

“爲什麼這樣子！”文輝細察看他的面孔。“Cheer up！看呀，多麼美麗的晚霞！”

“答應我，文輝”，士欣忽然停了脚，緊握着文輝的手，“你永遠愛她，永遠不丟棄她！”

“好，”文輝感動地說，“朋友，我答應你。”

在龍州城西門外的一條小路上，在茫茫的，使人憧憬的暮靄裏，有兩個青年健康的笑聲。

## 第四章 愛的掠奪

---

六月初，全城忽然陷入於一種非常不安的恐怖，許多學生和黨員突然被捕，司令部門前揭示牌上鎗決罪犯的告白，日日更新。人們又一次觀前望後地低語，面色驚惶憂慮，正像大革命快要爆發以前。夜裏九點鐘以後就戒嚴——除了燈紅酒綠的康樂道是例外。

在白天，賣甘蔗的喊聲雖則仍舊是粗嘎的，但已沒往常那般響亮了。丘八們比從前更驕傲，到處調戲婦女，不從的便是掛彩送命。公務人員還是挾着充溢的文書包，忽忽地走來走去，有的亦武裝起來，走路也更威風了，在街上時時可以聽見他們皮鞭的打人聲，被打的大多是貧困的人力車夫。

天氣愈來愈熱，使人們流汗和覺得煩燥。街道死般沈寂，行人的面孔都像豬的一般。街邊樓房的輪廓緊壓着愁悶的天空，從遠處望過去，像是一張木雕畫。天空淡藍，滿佈着燦爛的白色的鱗狀雲，風是遲鈍而且窒息的。

但是，沒什麼能使漂亮的孫國樑同志覺得不安，他比從前更常微笑，更常裝飾——在街上，無論何時，你都能聞到他的香味。

他除了在黨部工作以外，還在培德女中擔任些功課；當然，年輕的未婚的教師們對於那些年華二八的女學生很懂得怎樣去對付。麗貞和綠華亦是他的學生，她倆較爲優美的風度，每每引起他的注意。尤其是靈惠的麗貞，他曾用各種的方法使她愛自己。

但是，不幸得很，這位胭脂陣上的百勝將軍在麗貞嚴峻拒絕的眼下，竟然失敗了。這使他更想得到她，更愛慕她；她那黑金般的柔髮，她那星般閃爍的眼睛，她那纖細潔淨的指頭，她那露珠般的小酒渦，她那青春充溢着的檀唇，她那微聳的優美的胸部，她的一切都使他顛倒着。

無論怎樣強的女子，他都曾克服過；無論怎樣美麗的女子，他都曾玩過；無論怎樣純潔的女子，他都曾污辱過；但是麗貞却是兩樣的。他不能以往常任何的手段勾引她，他應該想出別的方法。



他請她看影戲，她并不拒絕，但是會去拉來許多同伴；他寫信給她，她却裝做沒收到的樣子；他在課室裏誇耀自己的才能，她祇是鄙夷地竊笑；無論你用怎樣柔情的手段都不能使她動情。

他幾乎完全失望了；上起課來，脾氣非常壞，亂罵，亂敲着黑板。他的眼睛變成更尖利，他的脚步更沈重，時時都是一副愠怒的面孔。

有時他在課堂上大罵龍州婦女的守舊和落伍，罵得全班的女生幾乎都想站起來而跑出去，有時他是清醒的，他仍舊那般溫和地微笑，梳光他的頭髮，跟別個女學生賣弄風情。

有一天他偶然從一個女生的口中聽到文輝是麗貞的愛人；這才使他恍然大悟，原來麗貞已有了愛人，所以他的用情是“碰壁”了。

他微笑，彈彈手指，欣喜地望望窗外淡青的天空，以及濛霧的市街的尾端。那天下午他忽忽地走到警備司令部去，出來的時候，天已黑了，在喧囂的燈光掩映的街上，他搖搖褐色的皮鞭，心裏狡猾地笑着。

## 二

麗貞姑娘聽到文輝的被捕是第二天的下午，她震驚地

叫着，在房間裏着急地跳來跳去；綠華呆呆地站在一邊，竭力安慰她，雖則綠華的心裏亦非常不安。

“天呀，他犯了什麼罪呀？”麗貞歇斯迭里地狂叫着，她的雙眼凸出，固定地凝視着那個報告消息的人。

那人是她的同班友，一個非常歡喜賣弄風情的小妮子，她的聲調永遠是急忙忙的：

“我不曉得，或許，或許是赤化嫌疑吧”，她說了以後，又向周圍驚惶地望了一下，好像怕人聽見的樣子。

“赤化？”綠華睜着驚嚇的大眼睛，“誰說的？”

“哼，哼，我不曉得，我不曉得，我聽人家說的，他們說是黨部通緝的。”

“黨部？黨部？”麗貞從床上跳了起來，雙手痛苦地絞扭着。她底心好像再要問道：“黨部是誰呀？”但是沒有說出。她底心非常紊亂，她覺得好像是在做夢，她想這是不可能的，或許是那個小妮子在騙她，向她開玩笑。

她跑出宿舍，向課堂那邊跑去；綠華喫了一驚，以為麗貞瘋了，她覺得麗貞的舉動是愚蠢的。

不是夢吧？那兒不是鮮綠的操場嗎？那兒不是古舊的八卦樓嗎？還有溫和的日光，女性的低笑聲，微微發光的草徑，不，不，不，這是現實呀。

哦，我倒忘了，為什麼我這樣急急地跑呀。不錯，霞采和

玉秀在排球場那兒散步，玉秀是延學生，一定比我更曉得一點。

爲什麼？她倆睜着這樣大的眼睛看我？爲什麼？告訴我呀！她倆的面色多麼不安，像是可憐我的樣子。

“說呀，采，爲什麼這樣地看着我呢？”麗貞哀叫着，像是要哭出來似的。

“我們亦傷心得很，剛才我和玉秀到七中去找學聯會的主席，叫他開會援助，但是他却婉轉拒絕，好一個烏家伙——”

“可不是呀？他還彬彬有禮地請我和霞采姊去看影戲，被我搶白了一頓。”玉秀同情地說，還有點孩子氣。

“你們到底在說什麼呀，我不懂！”麗貞痛苦地絞扭雙手，她的眼睛火般燃燒着。

“難道你不曉得文輝被捕嗎？他是學聯會的祕書，學聯會却不肯援助。該死！”霞采的面孔因憤怒而變紅。

“危險嗎？”麗貞戰抖地問，她的聲音微細，像是一個絕望的小孩子。

綠華趕到了，她帶來一陣綠色的旋風，混雜着青春的香味和幸的福恬靜。她抓住麗貞的肩頭，叫道：

“你真把我嚇死，難道是瘋了不成？！”

麗貞彷彿並沒有聽見，她的雙手戰慄地按着心，懇求地

再問霞采道：

“危險嗎？”

霞采露出猶豫的面色，嘴唇微微地抖動着，但是聽不見她的聲音。孩子氣的玉秀忽然接上去道：

“聽說明天就要——”

“瞎說！”霞采急急地截住她，偷偷地捻一捻她的手拐。

“明天要怎麼樣呀？”麗貞哀求地問，人家看得見眼淚充溢她的眼睛了，她的聲音像是秋深落葉的嘆息。

沉默。

人家不說，她亦不再問，她明白，她心裏想道：“鎗斃！”她那紊亂的神經突然受到深深的打擊，像是一個孤獨的旅客在日暮的途上忽然聽到迅雷的轟響，給他曉得暴風雨快要到了。

她們三四個人扶着麗貞回到宿舍裏去，大家互相迴避對方的眼線，人人底心都很憂慮，像被沉重的鉛塊所緊壓似的。她們曉得文輝是無辜的，他從來沒參加任何政治團體。或許是有人謀害他吧。

綠華用手撫着麗貞的頭髮，忽然向在房間裏踱來踱去的霞采問道：“你們說是黨部通緝的？”

“哼，哼，人家這樣地說。”她無奈地嘆息。

“但黨部裏面誰最有勢力呢？”

霞采聳聳肩，搖搖她那長的黑髮。

“天曉得，或許，是她的哥哥吧，”霞采用嘴唇撇一撇玉秀。

玉秀自覺有罪地緊接上去：“不，不，還是孫國樑。我的哥哥雖則是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我曉得他沒什麼勢力。他認得文輝哥，他一定不至於用這種手段。”

爲要證明她的哥哥是好人，她滔滔行了許多事實的例證，小孩子般在綠華的面前跳躍着，像是怕人家不相信的樣子。

蹣伏在床上的麗貞忽然抬起她那滿面淚痕的頭，光澤的黑髮散亂地披在額上，她的面上露出一線希望的光采，她的兩眼夜星般閃爍着。

“你曉得孫先生住在什麼地方嗎？”她向玉秀嚙嚙地問。

玉秀翻一翻眼睛，接着用一隻手指放在頰首上磨動着，像一個老婦人回憶着兒童時代一樁瑣事。

“我，我記得是在陸安東路一條狹巷中，什麼巷我記不起了，但路我是曉得的。”

“好，帶我去見他，”麗貞堅決地說，她跳起身，開始在鏡前修飾面容。

“你要去找他？”綠華不安地問，睜着又黑又大的眼睛。

“他是一個不大正當的人——尤其是對於少女。”霞采

微笑地說，她仍舊在臥房裏不停地踱來踱去。

“我怕他嗎？”麗貞有點激怒地問。“今天我要給他看看龍州的女性個個都是落伍的，守舊的，像他在課堂上所指摘的那般。”

“但是天已黑了，”綠華帶着無限的柔情拍拍麗貞的肩頭。

麗貞不說什麼，她走到桌邊去寫一張告假的條子，隨即拖住玉秀的手，硬要她領她去。

房門輕輕地關好，兩個女性的影子在門外消失。她倆的脚步聲在寂靜的走廊上漸漸降低。綠華不安地跑到窗邊，窺望出去，窗外是黑暗與沉默。

“她是勇敢的，”震采喃喃地說，在黑暗中，只看得見她的雪白的牙齒。

綠華輕輕地嘆息。

### 三

在一條又狹又暗的巷口，玉秀畏縮地站住腳，她道歉地說現在時間已經太遲了，她的母親或許會打她，現在她不得不回去。

“好，你可以回去了；秀妹，謝謝你。”麗貞感激地說。

“不要忘記，他住巷底最後一家呀，”玉秀說後，便在無

邊的黑暗中消失了。

巷口有一隻街燈吐出昏黃的光線，一隻小黑貓在電燈桿下瞌睡，一聽見麗貞的脚步聲，便跳起身逃走了，在昏黑大路口上時而可以聽見人力車腳鈴聲。

巷底非常寂靜，麗貞輕輕的脚步聲空虛地迴響着，巷傍人家的燈火從半掩門縫中漏了出來，照在狹巷污穢的牆上。一個嬰孩哭了起來，麗貞從門縫中看見一個中年的婦人露出雪白的大乳房在喂他。

巷底最後一家的門亦是半掩的，一個老嫗在污穢的大廳裏掃地，麗貞小姑娘輕輕地打門。老嫗走了過來，探出一個蒼黃瘦削的頭，她那灰白的眼睛彷彿是要問道：“找誰？”

於是麗貞便急急地，但小心地問道：

“孫先生在家嗎？”

老嫗點點頭，開了大門，在昏弱的燈光下露出一副古怪的微笑，好像在奇怪麗貞小姑娘為何在夜裏跑到這種地方來。

“二樓”，老嫗喃喃地說，接着一搖一擺再回去掃地了。

麗貞欣喜地，但小心地走上樓梯，聽見樓上有種低微的瓷器的碰撞聲，還有男人的吐痰聲。

梯頂有一個小小的門，門上一張白色的小卡片：孫國樑，龍州縣黨部組織部部長，福建龍巖。

麗貞底心一跳，她又喜又驚，輕輕打門兩下。門內馬上有椅的移動聲，和一個男子粗重的脚步聲。

“誰？”聲音是嚴峻的。

麗貞不知所措地呆了一刻兒，隨即趕快接上去道：

“我。”

“那個我呀？”那個男子似乎有點激怒，他已向那邊走來。

麗貞聽見別一個男子粗重的聲音：

“不要緊，是女人。”

聲音高亮點的男子已走到門口，他並沒開門，祇是嚴峻地喊道：

“進來！”

這一喊聲使麗貞認得他是孫國樑，於是她便較為大胆地開了門。

“噢，原來是你！你這小鴿子！”

國樑欣喜地叫着，將握在手中的手鎗迅速塞進褲袋裏去。他有禮地將她帶到內室去，麗貞在那兒看見兩個別的男子，都是中山裝的青年。

“這位密斯脫林，這位密斯脫張。”

“這位是鄰人的女學生密斯黃。”

國樑迅速地介紹了以後，便移一隻椅子請麗貞坐下，其



餘的兩個青年帶着餓狼般的眼睛凝視着麗貞一下，他們的眼睛裏顯然有點輕視和嘲笑，好像要說道：“你這個小媳婦！”

國樑倒一杯茶給她，隨即向那兩個青年丟了一個眼風，那兩個青年微笑地站起來告別，國樑送他們下樓，麗貞聽得見他們放蕩的大笑聲。

又是一陣粗重的脚步，漆皮靴響亮地敲着木板，麗貞曉得是國樑再上來了，她有點畏縮地望着房門。

國樑走了進來，輕輕地關了房門，微笑着。他的眼睛非常尖利。

“得，得，我底小鴿子，”他點好了一支雪茄，噴了幾口，兩腳交疊他坐在一隻沙發上。

“今天天氣仍舊很熱是不是？”

“是，”麗貞畏縮地說，她不曉得怎樣開口說起文輝的事，她睜着黑滔滔的大眼睛望着對方的面孔。

國樑從麗貞蒼惶不安的面色中大概已料得出是什麼事，但是他故意說出些不三不四的閒話。

麗貞着急地等着可以開口的機會，時而望望窗口外黑暗的天空，以及國樑口中噴出的，淡白色的雪茄烟。

“得，有什麼新聞嗎？”國樑終於給她一個機會。

“我聽說學聯會的秘書盧文輝被捕了。”她緊緊地接上

去，注視着對方陰沈的面色。

“噢，你原來爲這事而來的”，國樑含意地微笑，他將雪茄頭擲進痰盒，擦擦雙手。

“我想他是冤枉的，”

“當然，我亦這樣想”，國樑站起身，伸張伸張兩隻肌肉豐富的手臂。“但是警備司令部說他有赤化嫌疑。”

“既然他是無罪的，我想黨部一定設法救了他，是不是？”

“黨部？”國樑微笑地聳聳肩，走近麗貞小姑娘。“黨部？”他重覆地說。“你和他有什麼關係嗎？”他俯身注視着她的眼睛。

“沒有什麼，哦，或許，朋友罷了，孫先生。”麗貞喃喃地說，俯下她的頭，避開對方燃燒的眼睛的射擊。

“很親密的朋友吧？”

麗貞沒有回答，咬咬她那纖細的指頭。

“警備司令部決定於明天早上十點鐘鎗斃他。”

麗貞突然站了起來，她的全身戰慄着，眼睛哀求地閃爍着，凝視着國樑的面孔。

“救救他吧，孫先生！”

“我？”男的聳聳肩，“我沒有那種權柄，”他貪婪地注視着麗貞豐富的胸部。

“我曉得你能夠的，”麗貞的聲調嗚咽着，雙手痛苦地絞扭。

“我一個人是沒法子的，或許，黨部能夠”，他俯下身拉起麗貞的手，她的手抖動着。

“爲什麼呀？麗貞？你怕我嗎？你這隻可愛的小鴿子？”

他吻她的手，麗貞並沒拒絕；她曉得這一步是免不掉的。她的手碰到一副燃燒的嘴唇，一陣像是電流的刺激通過她的全身。

隨後他用手撫着她那柔澤的頭髮，她退了一步，羞羞地微笑。

“現在，孫先生，答應我救他出來吧，我曉得你肯的，是嗎？”

“或許”，他再點了一支雪茄，火柴光的一閃使胸前的徽章發光着。

麗貞望出窗去；天空深藍，羣星美麗的輝耀，小小的月亮像是鎌刀一般，躲在教堂尖塔邊竊笑着。建築物的輪廓鮮明橫劃着夜的天空。

“我答應你救他出來，”國樑緩緩地說，他半閉着眼睛狂噴着雪茄。

“真的嗎？”麗貞欣喜地叫着，她的左脚跳舞般旋了一一。她的眼睛恢復那種青春熱烈的光輝。

“但是，一個條件”，國樑神祕地擦擦雙手，“你永遠做我的朋友。”

“當然，我不曉得怎樣感謝你，孫先生。”

“哈呀，我的小鴿子！明天不是星期六嗎？好，明天下午我請你看電影，答應嗎？”

“明天下午？”麗貞遲疑着。

“怎麼？祇是一個小小的請求呀！”

“當然我是肯的，孫先生”，

“好，好，我底小白鴿！不要忘記：我只請你一個人。別再拉了一羣野雞”，

“好的，”麗貞迅速地回答，她害怕他再變卦。她站起身，預備回去。

“不再坐一坐嗎？”

“我想校門快要關了，並且，你曉得，孫先生，太遲回去會挨舍監罵的。”

“要我送嗎，小鴿子？”

“不必，謝謝你，我會坐車子，再會，孫先生！”

“再會！”

一陣響亮的高跟鞋聲在空虛寂靜的深巷中漸漸消失，在巷口，在昏暗的燈光下，照出一個少女的笑臉。

她在巷口站住，伸張雙臂，呼了一口慰藉的嘆息，猶豫

了一會，接着便以迅速的脚步向黑暗的大街走去了……

#### 四

翌日午後，又氣又怕的文輝從死刑房中得到釋放，起初以為自己在做夢，彷彿他的被捕與被釋放，都是一場不可解的怪夢。獄中無理的拷打與窒息的臭味，將一個健康的青年弄得昏昏迷迷，在獄中，除了一切難堪的惡臭以外，還有無數的蟲子和蚊子，總是給你睡不去。

蹣跚地走出陰森的獄門，當他再看到蔚藍的天空和街上的行人，再聞到遙遠農田六月的香味，再聽到市街的喧鬧與孩子的笑聲，再吸到清鮮的空氣，再感覺生命的意義，他才實覺到自己并不是在夢中。

他覺得非常乏力，四肢疲倦得幾乎要軟化了，他用柔弱的手揉揉整夜沒睡覺的，非常疲倦的眼睛，他的喉嚨渴得燃燒起來，他希望可以喝一杯水，但是不能夠；他身邊最後一個銅板亦被那位肥胖的典獄拿去買燒酒了。

街上的一切都仍舊：挾文書包忽忽走路的黨部要人，搖着皮鞭的革命軍官，面孔蒼白的黃包車夫，賣弄風情的女學生，喊賣甘蔗的老人，彷彿一切都沒改變過。

他的喉嚨越來越乾燥，肚子裏又在作怪，嘔哩咕嚕地亂響着；忽然間，他想能早點到校最好，因為在那兒，口渴和饑

餓都可以解決的。於是他便跑了起來，他那相長的頭髮在風中飄搖着。

今天是星期六，到處皆有閒蕩着的少年學生，個個的面孔都是微笑；有的向康樂道或賭場走去，有的打扮得整整齊齊要去找他的愛人；他們嘻笑着，以甘蔗滓互相擲來擲去。

一到學校，許多學生向他跑來，他們的眼睛與其說是同情，不如說是驚愕。他們拋棄了各種的遊戲，成羣地跟着他，有的向他作愚蠢的詢問，這使他非常生氣，但他太疲勞，乏力得連表示他的憎惡的氣力都沒有。

在宿舍門口，老山雋欣喜地驚愕地向他跑來，喘呼呼地叫道：

“好朋友，你終於回來了！”

隨後他注意到文輝沈重的脚步和疲憊的面色，他趕快跑過來扶他，而向跟在後面的學生們咒罵道：

“滾你們的蛋！有什麼鳥好看！難道是你們的姊妹姘了西門慶！”

那些小學生們本來害怕山雋的，一聽到他們咒罵聲便紛紛散開了；有幾個大點的回罵幾句，但亦走開了。

在臥房裏，士欣喜地跳了上來，緊緊地抱住文輝，快樂地叫道：

“誰都曉得你是冤枉的，可不是嗎？他們終於放了你！世間還有公理呀！”

山雋用手將士欣推開，埋怨地說道：

“你不看見他人這樣疲倦嗎？你這傻子！倒杯開水來！”

文輝乏力地躺在床上一——哦，柔輦的床呀——喝了幾口開水，身體覺得好了一點；他說他的肚子很餓，士欣到樓下去買了些麵包給他。

窗外是明晴的六月的下午，鮮綠的竹林在和風中搖擺着，蕭蕭索索地響着；遙遠的圓山在燦爛的夏雲間露出一個淡藍的山峯；山峯的輪廓鮮明地橫劃着光亮的天空。

一個一年級的小學生在打鞦韆，他只穿着一領白色的紗背心和一條短褲子，他的黑髮閃耀地飄來飄去；他欣喜地天真地唱着歌，他的歌聲和鞦韆繩的埃乃聲互相應和。

肥胖的廚師在饌堂後的樹蔭下揮扇子，他赤膊地盤脚而坐，像是一個西天的彌陀佛；他用手不住地揩汗，嗡嗡的蠅羣又常常來煩擾他。他的身邊，一個面孔污穢的火夫在打盹，他的鼾聲像雷一般。

文輝貪婪地吞了些麵包，大聲地嚼了一陣，隨後再躺下身去休息。山雋和士欣小心地侍奉他，停住周圍一切喧聲，希望他能夠安靜地睡一下子。

但是天氣太熱，文輝不能睡得很完美，他疲倦地翻翻身，終於再爬起來了。他看見山雋和士欣還在他的身邊，這使他很過意不去。他想說些感激話，但是不能夠，因為他太疲憊了。

山雋請求他多躺一回兒，士欣亦是這樣說，再倒了一杯開水給他。他喝了它，而忽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請求山雋替他打電報給他的家裏，通知他們說他已平安了，叫他的父親不必到龍州來。

山雋欣喜地答應，因為他底心早已跑到霞采那兒去了。文輝看他那樣歡喜，有點不解地向他瞥了一下，他底心一跳，好像是被文輝窺破心事一般。於是他就說，假如是文輝不以為意的話，他亦能帶個消息給麗貞女士。

“好，謝謝你”，文輝熱誠地拉住他的手，“你的心思很周到，告訴她我現在已經平安。別的不必多說。”

山雋點點頭，換了一條新的領帶，向士欣作了一個微笑的鬼面，一面胡嘯一面闊步地走了出去。他輕輕地關了門，有陽光的走廊上充滿着寂靜和睡意。

日暮的時候，他有點沮喪地走了回來，扭歪嘴唇喃喃地咒罵着，將一頂簇新的草帽兇兇地擲到蚊帳頂去。他咆哮地大罵霞采，因為已經兩個禮拜找不到她，寫信去亦不覆。

“找到麗貞沒有？”士欣亦有點驚疑地問。



“綠華說她出來買東西，天曉得！女人都是該死的東西！”

“不要這樣說呀，朋友，”約翰畏縮地說，雖則他是一個很熱心的基督教徒，他却竭力主張男女的關係應該絕對自由——甚至說一個女人可以和許多男人發生肉體關係。

他望望窗外美麗的晚霞，用他那深思的調子繼續下去：“既然男的可以有許多女朋友，當然女的亦——”

“算了罷，又是愛倫凱的臭味！”

山雋悒悒地走到陽台上去，靠在石欄上凝視着遙遠濃霧的山峯。他的頭髮被夕陽黃金般光線輝煌地照着，他的雙眼像是燃燒着。

市街貿易的騷聲在這裏已經消沈了，夏天可愛的寂靜充滿暮靄蒼茫的黃昏。地平線伸出鐵般的手臂擁抱着蔚藍的天空。

## 五

當天晚上，麗貞靠在某深巷一間磚屋的窗上——時間從那昏暗的窗口睡意地，平靜地，悄悄地流過。在窗口，麗貞可以望見遙遠教堂尖尖的屋頂，浮雕般地在蔚藍的空斗發出。

國樑在房間裏踱來踱去，面上微笑，雙手掩在背後，他

彷彿是在沈思着某種重要的公事。他的健身帶在黑暗中微微發亮。

他們倆剛從一間飯店裏用完餐事回來，麗貞要回去，但是國樑不肯，他說他還有許多話要對他講。麗貞雖則心裏不願意，但亦無法拒絕。

遙遠田野的香味日暮的和風傳送過來，使人們對於簡陋的農村發生無限的思慕。風，飛過數千里的平原，帶着牠一切的柔情和希望停在麗貞柔澤的髮上，撫慰着她，和她私語着。但她底心早已在文輝的身邊，她想像他現在在做什麼，他出獄以後會怎樣歡喜，他會怎樣感激她。

她微笑。

國樑躡腳輕輕地走近她來，突然用鐵般的雙臂緊緊地拖住她，她驚嚇地掙扎一下——雖則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用他那豐富的多慾的嘴唇狂吻着她的黑髮，像是一隻蝴蝶飛進一叢美麗的玫瑰花。

“不要這樣子呀”，麗貞窒息地呼着，她的面孔泛紅，“孫先生！”

“呼我一聲親愛的國樑，我才放開”，

麗貞激怒地遵照他的命令，他放了她，快樂地大笑，而叫道：

“噢，噢，我底白鴿子！”

麗貞在一面鏡子前，用手整理她那鬆亂的頭髮；國樑站在窗邊貪婪地凝視着她，像一隻饑餓的貓對於一隻老鼠。他精細地觀察她那優美的曲線，而忽然有一個慾望歡喜將她脫得赤條條來欣賞。但他并沒這樣做，因為他還算是一個頗知禮義廉恥的。

他用手指在窗口彈出一隻進行曲，口中胡哨着，他望望遙遠蒙在暮靄裏的市街，而偶然憶起他的初戀時代。

他的甜夢被麗貞走近來的鞋聲所毀壞，他回過頭來，看見麗貞一副愠怒的，愁思的面孔，她說她要走了。

“喂，白鴿子！”他喊住她，“等一等。”

“我的路，我自己走得來的！”她愠怒地說。

“那很好，”對方嘲笑道，“不過，小姐，我還有一個請求：明天下午兩點鐘到我這裏來。”

“我沒空”麗貞眨着含恨的白眼。

“明天是星期日，你不能說你沒空，並且我順便通知你：我們是要到衛生樓去的。”

“衛生樓？爲什麼衛生樓？”麗貞驚疑地叫着。

“在那兒有優美舒適的房間”，男子鎮定的緩緩地說，他燃了一支雪茄。

“啊，你什麼意思呀？”麗貞的神經震驚一下，像是突然受了電流所打擊一般。她怔了半晌，不解地望着國樑的面

孔。國樑鎮定地微笑，像他在執行委員會中發言一般，他緩緩地說道：

“在那兒，沒人會來打擾我們”，他噴了幾口雪茄，欣賞地望望那些淡白色的煙圈。

“噢，原來如此”麗貞小姑娘忽然領悟，她的面孔漲紅，又羞又氣，“你看錯人了，孫先生，我不是那種女人！”

“不要緊，我所歡喜的女人個個都‘是’！我只向你請求一次，祇是一次——因為我歡喜處女。以後你就可以完全自由了。”

“不，我不能！”麗貞憤憤地蹬着她的腳。

“白鴿子，你底年紀還輕哩。”男子嘲笑地說，“假如是你拒絕的話，我很傷心，因為那會引起一場悲慘的意外。”

“什麼意外呀？”

“你曉得，文輝是我保他出來的，假如我反而去證明他是亂黨，他會挨鎗斃，那是毫無可疑的事。”

“但，但，他是冤枉的呀，”麗貞在他的面前亂跳着，像是一個絕望的小孩子。

“那我不管，我所要的只是你底十八歲的青春。”

“我的天啊，孫先生，世界上還有正義存在的吧，你不能，你不能夠這樣做呀！”麗貞的聲調幾乎是要哭出來似的。

“我很抱歉，密斯黃”，國樑仍舊像從前那般鎮定，他的

面孔毫無表情，像是青銅做成的。“在你未找到正義以前，學聯會秘書盧文輝已挨鎗斃了！”

“但，但，你有證據可以證明他是亂黨嗎？不要這樣殘忍吧，孫先生。”

“證據？那是非常容易的事，你先將人捉來，然後將亂黨的傳單或是黨章塞進他的衣袋裏去；不是很容易的嗎，白鴿子？”說話的人又是狠狠地狂抽了幾口煙，鎮定地繼續下去：“答應罷，那對於你並不是什麼大的損失，那亦是平常的事——天天都有人在那兒幹呀。”

麗貞窘迫地呆呆地站着，眼淚已湧上她的眼眶，她底心非常紋亂，她不曉得怎樣說話，怎樣思索，怎樣對付。

國樑微笑地走近來，輕輕地拍拍她的肩頭，像是安慰她似的說道：

“你是一個勇敢的女子，答應了吧，這是最後的五分鐘——這是大英雄拿破崙成功的祕訣。”

麗貞的心裏顯然有兩種相對的情感在戰鬥着，她痛苦地絞扭雙手，搖搖頭，竭力要使眼淚不至於湧出來。到了最後，她的愛情終於戰勝了她的自私心。她答應。

在路燈初燃的街上，她孤獨地絕望地走着，她的脚步像死刑的罪犯那般沈重，顛蹶。她的面孔像死人般蒼白。

文輝所唸的是教會學校，每星期日須到福音堂去做禮拜兩次，這是鐵般的校規，沒人敢違犯。因此，文輝只能在下午禮拜以後去找麗貞，他和士欣，山雋兩人一同去。

綠華有點驚愕地出來接見他們，她說霞采從早上就出去了；而麗貞亦剛剛和一個女同學出去買東西，這簡直把山雋氣壞了，要不是門外還有些別的女學生，文輝曉得他一定破口大罵。而文輝自己亦狐疑起來，他生成有一副非常尖利的眼睛，他看出綠華的舉動有點不自然，連她的微笑幾乎亦是裝作似的。

他們倆丟下士欣和綠華在一起，憤憤地走了出來；山雋一出門便大罵，他罵霞采是婊子，淫婦；文輝的口中雖則在安慰山雋，其實心裏亦漸漸向麗貞懷疑起來。

爲什麼綠華的眼睛規避着他的呢？爲什麼她的回話那樣牽強呢？爲什麼她的微笑是那樣裝作呢？這一切使多疑的文輝覺得很不安。

天空淡青，太陽却是炎熱的；地平線上燦爛的白雲堆火般燃燒着，狗兒們吐着鮮紅的舌頭，氣喘喘地閒蕩着，再也沒交尾的興致了。面孔蒼白的黃包車夫，滿身透汗，緊咬着牙根拚命地拖車，車上不是肥胖的革命軍官，便是忙碌的黨部要人與紳士。

走上熱鬧的絲線街時，山雋竭力主張去喝一點啤酒來

消熱解悶。於是，過一刻兒，他們便在一間小酒店裏了，那兒的餐具和椅桌還充滿着前世紀淡灰色的風味。

剛呷了幾口酒，他們聽見街上有一陣響亮的汽笛聲，文輝看見一輛黑色的汽車疾駛飛過，車中坐着一男一女，女的很像是麗貞。山雋亦說很像，於是他們便忽忽地會了鈔，闊步地衝上街去。

汽車是向府口開去的，但亦無法追上，他倆在市街騷囂的旋風中茫然四顧，不知欲往何處。街上巍峨的大建築物在淡青的天空中露出醜惡的，獷狃的輪廓；建築物下人羣擁擠地衝來衝去，人人的臉都顯出一種熱烈的求生慾。明媚的六月的陽光輝煌地照亮樓房上蒙塵的玻璃窗，玻璃窗後黑沈沈地空虛。

他們倆忽然被人羣中的一個青年所減住，他是他們的同班友，一個瘦長的少年，他的父親是一個富翁，但他却永遠穿得像叫花子一般。他是一個很有禮的傢伙，一見面總是九十度正的鞠躬，他那過份的謙恭每每反而使你覺得討厭。

他對文輝說他有一件非重要的消息，須祕密告訴文輝。文輝吃了一嚇，他曉得這個黑面孔的小傻子不會有什麼好消息的。那青年的父親是衛生樓的總經理，一個專門包捐的劣紳。

他們忽忽地跑到中山公園，在一個較為避靜的角落裏的一隻椅上坐下；文輝即刻問他是什麼事，他還有點遲疑，喃喃地說不出。於是文輝就說山雋是他的摯友，不論怎樣可怕的，或是不名譽的事都可以坦白說出。

於是那個青年就擦擦雙手，猶豫地問文輝道：

“培德女中的黃麗貞或許是你的朋友吧？”

“不錯，她是我底愛人”，文輝爽爽快快說出，但他底心已震驚地一跳。

“愛人？”那個青年的面孔突然變青，眼睛恐懼地睜着，好像是想逃走似的。

“到底是什麼事呢？說呀？”文輝焦急地，但低聲地叫着。“沒有什麼很壞的吧？”

“她，她”青年吶吶地說，他的喉嚨像是被魚骨哽塞一般，“她和孫國樑到衛生樓去開房間。”

“什麼？你撒謊！”文輝跳了起來，突然扼住他喉嚨，切着牙齒出力搖着他的肩頭，“上天割掉你的污穢的舌頭吧！你這謊鬼！”

“不，放手，我親眼看見的，放手啊，你要扼死我了！”青年懊恨地叫着。

文輝彷彿並沒聽見，只是拚命搖着他那瘦削的肩頭，牙床格格地響着。



“什麼時候，在什麼房間？”山雋嚴峻地問。他迫視那個青年的眼睛。

“在三十二號——剛剛乘汽車出來，放手呀，文輝！你要扼死我了！你不相信，儘管去問茶房……”，他的聲調真誠而窒息，似乎並不是開玩笑的。這使憤怒的文輝終於輟下手來了。那個青年拚命地掙扎開身，文輝的手一鬆，他便跳起來而逃開了，像是一隻偷東西的掩尾狗。

“那麼剛才汽車裏那個女人一定是麗貞！”山雋喃喃地說。

“你想那是真實的嗎？”文輝神經錯亂地叫着。“我是一個多麼愚蠢的獸子呀！”

他突然以雙手掩住面孔，跌坐到長凳上去。山雋又想起他底震采，憤憤地咬起牙根來：

“噢，女人！”

文輝不相信地蹬着腳，他以爲這是不可能的，那或許又是一場惡夢吧？他望望蔚藍的天空，以及周圍鮮綠的樹枝；山雋用同情的眼睛看着他，好像是要安慰他。

到了學校，文輝向自己的臥房一直走去，拿了信箋，便憤憤地寫起信來。士欣畏縮地走進來，面孔勉強的微笑，他看見文輝那樣興奮地寫信。覺得有點驚愕；山雋沈默地坐着，板着一副愠怒的，陰沈的面孔。

“寫信給誰呀？”他小心地問文輝。

“還有誰呢？你那個好妹妹”，文輝嘲笑地回答，頭也不回。

“我想她並不見得怎樣壞吧？！”士欣含意地說，“不要因為找不到她就這樣生氣，戀愛的人應該懂得饒恕和體貼”，

“算了罷，你底好妹妹！”文輝咆哮起來，他們眼睛可怕地凸出，像是一條死金魚。

“你不明白——”

“明白什麼？土婊！”

“你敢這樣說她嗎？你這光棍！”

文輝再回頭過來，雙眉綳緊，似乎要罵出什麼非常可怕的話，但他抑制住。他忽忽地寫他的信，只聽見白紙上一片粗糙的沙沙聲。

山雋解開衣領，搖搖扇子，無奈煩地嘆了一口氣，士欣對他疑問地一瞥，他祇是聳聳肩，做一個不愉快的鬼面。

文輝忽忽地寫好了信，貼了郵票，便站起身預備去寄，士欣疑慮地喊住他，問他寫的是什麼信。

“我寫我的信”，文輝冷冷地回答，但他底心却非常劇烈地跳躍着，他的嘴唇發抖着。

“朋友，讓我給你一個最後的警告：麗貞是一個好的女人，並且忠於你們的愛情。”

“多謝，”文輝冷笑，在黃昏的陰暗中露出兩顆雪白的牙齒。



## 第五章 橋上

### 一

端陽節。

街上大清早就聽得見賣粽子的喊聲，學校放假，大商店休業，只有那些糖果販和小經紀的商人是大忙而特忙了，不過人人的臉總是笑嘻嘻的。雖則縣政府是革命的了，但還沒命令禁止平民玩賞這種“封建”的佳節。

在南渡頭，像往年一般，仍舊有熱鬧的划船賽；你看得見天真活潑的鄉下姑娘，赤腳污穢的小孩子，傲頭傲腦的中學生，面孔蒼黃的勞働者，賣弄風情的女學生——她們的眼睛使你想起妓女——，革命軍人又在搖着皮鞭，任意地調笑畏縮的婦人，在人羣中常常聽得見他們淫慾的笑聲，像是畜牲一般。

賣冰淇淋的小販搖着有趣的小鈴，東一聲叮叮，西又一聲叮叮，衰弱的警察像影子一般靜站着，他正在替一羣賭博的漢子望風，時而無奈煩地搖一搖警棍；他什麼都不管，人家打架，他裝做沒看見，人家相罵，他只是溫和地微笑；或許，他是管理那些衣服襤褸的小孩子的，孩子若在街角小便，一被他看見，他便追過去，兇兇地扯住你的衣領，先是大罵一頓，後是檢查你的衣袋，袋子裏若有錢幣，他便搶了去，同時還恫嚇你說：“你這小鬼頭，我要帶你到公安局去！”

空虛了的魚攤——還充滿着難聞的魚腥味——和空虛了的肉店，伙計們打笑着，賭博着，唱歌着；轎夫們在陽光的店階前喝酒，面孔漲得通紅，像是燒熟了的大龍蝦；中間有的是泉州人，或同安人，他們淫猥的對話每每會使你捧腹大笑。

難民和乞丐，到處皆是。他們向你走來，蒼黃無血色的面孔，哀求的眼睛，發抖的小手，雖則你很窮，你亦能慷慨地給他一圓銅板，只須看看那些啾啾哀哭的嬰孩，牙床因饑餓而發抖的小孩，疲憊衰弱的母親，成羣結隊躺在污穢的街角，他們那樣可憐的情狀使你不得不做一個小小的慈善家。他們大多是農民——從他們那些晒黑的面孔就看得出來——，有的有很多的田地，有的有不少的家產，他們曾經拚命地工作，希望能夠維持下去；但是，當土匪仍舊像軍閥時代那般

猖獗，而政府取消捐稅的口號又證實是謊話的時候，那怕你就是磨碎骨頭，仍舊不得不流落為極可憐的難民。

廣闊的河流在明媚的陽光下輝耀着，水門汀的大橋在寂靜的河面上映出鮮明的影子，河的尾端消失於淡青的地平線上，像是蒙霧的早晨。

六月午後的天空像一隻藍色的盆子般蓋在龍州城上，燦爛的白雲在天涯打着小結，像是一捆一捆的粗繩子。在寂寞的電燈桿上，夏天正在甜夢着。

一羣小學生在些木頭堆傍抽陀螺，他們專注地孜孜地玩着，周圍的喧囂和騷動不能煩擾他們，一個矮肥的在吞着粽子，他艱艱苦苦地咀嚼着，像是在喫什麼苦澀的藥品。兩個女孩畏縮地坐在微濕的木頭堆上，趣味地凝視着他們。

一個算命先生在街角擺下他的攤子，他是一個矮小的漢子，皮膚微黃，留着兩簇唇上髭，面孔是多角形的：下邊又尖又長，頰骨突出，額部高突，鼻頭倒鉤；身穿一條污穢的破棉袍，胸前和袖口染着油膩的污點和淡黃色的鼻涕疤，時時聽得見他那尖利的咳嗽聲。

他出力地搖着一隻小木箱，箱子裏是些竹籤，每支竹籤刻着兩句古詩，算命先生給你抽一支，從那支竹籤上你可以曉得自己的命運。他出力地搖着木箱，竹籤碰動着，發出的落的落的喧聲，但是整個下午一個主顧都沒有。

他喟然而嘆息，貪婪地凝視着人家在喫粽子，兩片厚的嘴唇魚般闊開着。饅子的確是美麗而且好喫的：深綠色的箬葉成爲三角形地裹着新鮮的淡黃色的糯米，糯米中育的是甜密密的苳沙，有的是香味的精肉；只須看看那些小孩子們伸長着頭頸，滑落滑落地狂吞着，就夠使你流涎千尺了。

那天下午，文輝一人獨自在東新橋邊閒蕩着，他的眼睛毫無精采，頭髮鬆亂，面色陰沈，很像是一個肺病的病人。他不像山雋那樣沮喪——霞采已嫁給司令部一個福州副官了，一條鹹鯪魚！——山雋到酒館和妓院去解悶；他甚至說要去抽鴉片。

可是，文輝底內心同樣地感到非常痛苦，他底臉有時裝作微笑，極力裝做快樂的樣子——其實，自從他將絕交書寄給麗貞那時起，他那憂思的靈魂就已跑進痛苦的煉獄了。後來他接到麗貞一封懇切的短簡，請求他去見她一趟，她要對他解釋一切。但文輝只是聳聳肩，燒掉那封短簡，挑戰地向士欣表明他不想再做被人欺騙的蠢子了。

麗貞的事士欣雖則並沒十二分地明瞭，綠華所告訴他的只是不重要的一部份；因此他覺得文輝這樣嫉妬和魯莽是可恥，同是他亦無法將麗貞犧牲色相的目的解釋給文輝聽。他一向文輝提起麗貞，文輝的面孔馬上變色，一聲不響地走開去。任你的聲調怎樣懇切，他都不願意聽。



現在那些掛徽章的人，已被他所恨透，他覺得他們個個都是畜牲，頭腦是腐敗的，心腸是黑色的，唯一的本能只是撒謊，欺騙無知的農民，壓迫都市的勞働者；地方上的一切都干涉，都要揩油；在文輝的眼中，他們行動的卑鄙及惡劣是無可形容的。

他，像社會上一般較為有為的青年一般，漸漸開始懷疑革命，社會上一切惡劣的狀態使他們完全失望，一個人能夠不像山雋那般是非常困難的。

像這麼溫和而明媚的下午，要使一個失戀的青年不傷感起來那是不容易的呀。他將頭靠在水門汀的橋欄上，沈思地凝視着鮮綠的溪水以及準備競賽的小龍船，太陽微暖地照在他的面上，母親一般對他微笑着。

他靜靜地站在那兒，周圍的喧囂和騷動完全沒煩擾他，他的雙眼微閉，像在做夢一般。半點鐘過去，但他仍舊是站在那兒，動都沒動；忽然有兩個學生裝的少女向他忽忽地走去，一個穿着白色的旗袍，一個穿着綠的，樣式是入時的。

“輝，輝哥”，白旗袍走近地去，欣喜地，但低聲地叫着，綠旗袍的在距離五六步遠的地站住。她在微笑。

“誰？”文輝喫驚似的問，急急地回過頭來：“原來是你！”

“好久不見了，是不是？”白衣女郎羞怯地說，聲調中含

着無限柔情。

文輝聳聳肩，表示厭惡的樣子，他想走開身，但是被女郎非常懇切的眼睛所釘住。

“爲什麼這樣討厭我呢，輝哥？我寫信給你，你不覆，我去找你，你避而不見，今天終於給我找到了。”

“算了吧”，文輝不奈煩地說。

“不要使我太爲難吧，輝哥”，女郎注視着文輝的眼睛，像是責備一般。“你曉得，綠華姊姊在那邊，不要使我太沒面子吧。”

“你來找我做什麼呢？”文輝冷冷地問，眼睛仍舊凝視着橋下的流水。

“噢，難道你將過去的一切都忘掉了不是嗎？你曾經愛過我，是嗎？你完全將我誤解了，你——”

“過去的一切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文輝憤憤地說，突然興奮起來，“過去并不是淡綠色的流水。”

“可不是嗎？好輝哥！”女郎愉快起來，她的眼睛閃輝着。

“我，”文輝面孔發青，迫視着女郎的面孔，“我永遠不會忘記衛生樓的一個下午吧。”

“什麼？”女的噢了一驚，雙手絞扭起來，“那麼——那麼你完全曉得了。”

“不然你想我是全聾全瞎的獸子嗎？好傢伙！”他的眼睛冒火着。

“那很好，你總該讓我作一個解釋吧，你不明白我——

“哼，我看透你，正像看透康樂道任何那一個妓女”，聲調是嘲笑的。

“噢，你敢這樣說嗎？不，不，別走開，給我一個解釋的機會——”

“無解釋的必要”，文輝忽然鎮靜下來，他轉開身，向不遠的綠華點一點頭便闊步地走開了。

“輝哥，難道你要氣死我呀？！”女郎絕望地叫着，她全身抖動着，雙眉皺緊，像要哭出來似的。

“死給你的孫國樑算了”，答語是陰冷而且堅決的，頭亦沒回。

古舊的街頭仍舊是騷動和喧囂，赤膊的男人，喫粽子的小孩，搖着小木箱的算命先生，賣冰淇淋的小販，三五成羣畏縮的鄉下女，在電線上翻肚子的小鳥，哀哭的嬰孩與露出大乳的母親，眼淚的影子……

在水門汀的大橋上，兩個女郎。她倆緩緩地走着，脚步沉重，像是病人一般。綠衣的慈愛地扶着白衣的，白衣的頭是低垂的。

大橋下，鮮綠的河水沉重地，疲倦地流着……

## 二

河濱的深夜。

龍州城死般沈靜，白晝的激昂已經消失，夜神披着悲哀的黑紗而舞蹈着，風是陰冷而且淒涼的。對岸的房屋模糊地隱在濛濛的夜霧裏，像是蜃樓一般。

一個白旗袍的女郎緩緩走上水門汀大橋，她的面孔蒼白，四肢不住地抖動着，她的脚步非常沈重，像是判定死刑的罪犯一般，她憂思地躑躅着。

鐮刀般的月亮在深藍的天上微笑着，清冷地照着水門汀的大橋；橋上一個人都沒有，不，只有一個沉思的白衣女郎，她靠着微濕的橋欄，眼睛像星子一般凝視着漆黑的河水。

昏弱的橋燈照亮了她的半身，她雙手托着腮，睡了似的凝視着遲滯的，漆黑的河水。河面在月光下浮着水門汀大橋巨大的倒影。

一個賣粽子的老人挑着担子走過，粽子的甜味和深夜河濱的香味混在一起，使夜更美麗芳馥了。挑担的是一個矮小的老人，留着一簇銀般的鬚鬚，他的背部已經彎曲了四十多年，他的腰已酸了四十多年，但他仍舊挑着沉重的担子，僵僵着。

看見嗎，老伯伯，那個白衣的女郎？十七歲熱狂的青春還在她那柔髮上燃燒，但她已絕望了，被一種失戀的憤怒所苦楚，在她的眼中，月亮並沒有光輝，星星只是無數的斑點，周圍建築物鮮明的輪廓在她的眼中是非常醜惡的，像是老太婆的猶笑。

爲什麼不給她一點安慰呢，賣粽子的老伯伯呀？！

不錯，她是一個很好的女郎，她曾信仰革命，但革命所給她的是什麼呢？哦，太殘忍了吧，朋友，那個將她的肉體和精神完全摧殘的是誰呢？那個用恫嚇的鐵手臂將她從甜蜜的愛網中掠了出來的是誰呢？

不錯，現在她的愛人誤解地捨棄她，她的朋友鄙夷她，她的教師嘲笑她，整個社會好像是在對她說道：“消滅吧，你這個過剩的，無用的份子！”連她的母親似乎亦沒愛她，母親常常希望她嫁給富豪做姨太太；那麼，真的全世界沒人在愛她嗎？沒人以為她的存在是必要的嗎？前途是黑暗的哦，生活是乏味的哦，她，在陰濕的橋欄上，這樣地沈思着。

慈心的老伯伯呀，爲何這樣沈默呢？喊一喊你的“肉粽~~~~”吧，那或許會鼓起她的勇氣，是的，你底身背是彎曲的，你底担子是太重了，你是太疲倦了，但爲何不再喊一喊你那生氣勃勃的：

“燒肉粽呀~~~~”

老人並沒聽我的話，他沈默地在黑暗中消失，像是街燈的長影子一般，他垂着頭，僵僵着。

巍峨的八卦樓呀，別再躲在黑暗中，快點露出偉壯的輪廓出來吧，給弱小的她一點鼓勵，給弱小的她一點勇氣吧！她不是一個很好的女人嗎？古舊的八卦樓呀，你也太殘忍了！

看，朋友，她在啜泣着呀，多麼可憐的少女呀！她有青春，她有美麗，但沒人憐惜她，沒人了解她，沒人愛她。安靜的死神站在濃黑的橋後，裝出一副慈和的面容，在誘惑她，在欺騙她，在歡迎她。

寂靜的河流呀，別以你那恬靜的安麗打動她底心吧，或許你是太疲倦了；但是，河，看見嗎？橋上那個蒼白的少女，快要跑到你底胸前來尋求死的安慰，這可不是好開玩笑的事呀。

橋上的女郎手緊抓住橋欄，面上有一種堅決的表情，她想：一秒鐘以後，自己便在河水貪婪的擁抱中，像是一條可憐的小魚。

她脫下鞋子，脫下旗袍，雙手按住橋欄出力一躍，坐在冰冷的橋欄上。她揚揚眉，警警鎌刀一般的月亮，接着閉起眼睛來，嘴中唸着一，二，三，四——

“麗貞！”忽然背後有一個喘呼呼的，熟識的叫聲。橋欄上的女郎被強拖下來，綠華和兩三個女同學緊緊地抓住她。

“你們爲什麼不給我死呀！”少女哀叫着，掙扎着，眼淚像瀑布一般傾瀉下來。

“安靜點，麗貞”，綠華溫柔地撫着她的頭髮，替她揩掉眼淚，雖則自己亦在流淚呀。

“我——我要離開龍州！”

少女一面哀叫着，一面揮着堅決緊捏的拳頭，她的眼睛比天上的星子更明亮。





## 第六章 幸福的家庭

### 一

麗貞的忽然離開龍州，文輝並不以為意，但他的人顯然已瘦了不少，眼窠陷下，行動遲緩，面色蒼黃，四肢衰弱，永遠保持着一種愠怒的沈默。接着大致也到了。

在回家的途上，朋友們用種種的方法使他快活起來，可是不能夠。他獨自一人在車站裏蹣跚着，眼線低垂，神情沮喪，一句話都不說。車站裏仍舊像往常那般喧囂與污穢，嬰孩哭着，黃包車夫咒罵着，警察大人呼斥着，商人響亮地吐痰。

文輝忽然在人羣中發現尊貴的孫國樑同志，仍舊像從前那般年青活潑，頭髮向後梳去，有條不紊，光亮鑒人；身穿非常整潔的軍裝，左手玩弄着一支小皮鞭，右手挾着一個麗

粧的貴婦。他的後面緊跟着六七個龍州最著名的流氓，帽子歪歪戴着，還着又高又大的肚子。

文輝睜着怒不可遏的眼睛凝視他，他停住腳，皮鞭在空中玩笑地抽了一下。

“什麼事，朋友？”他和靨地說，在公衆的面前，他從來沒露出兇惡的樣子。

“混蛋！”文輝切着牙齒。

“哦，原來是你，有什麼話要講嗎？不要像猴子般儘管注視着人家呀！”隨後他便微笑對一個同行的女伴說道：“神經病！”

士欣緊捏着文輝的手，懇求地低語道：“別蠢吧，他是有手鎗的。”

他只是玩笑地再抽抽皮鞭，揚長而去，那些隨身的流氓鄙夷地覷文輝一眼，隨即也再將手鎗收了起來。

## 二

到了家，父親有點驚愕地接見他，他的人實在瘦得太快了；母親帶淚帶笑帶叫拖住他，她啾啾地譴責他，叫你別做什麼政治運動，你偏偏要幹，不是嗎，媽媽的話是永遠不會錯的，哦，你真瘦得不像樣子了呀。

哥哥回來了，還帶來一個年輕的嫂嫂，——一隻都市的

小麻雀。她很活潑，很歡喜說話，她的聲音豐富而且柔潤，肌肉發達得非常優美，她是蘇州人，講得好一口的蘇州腔國語。

哥哥今年剛從一間醫科大學畢業，說話是“上海”派頭的，他打算在廈門行醫，父親已將他的藥房改爲盧家父子藥房。他對於弟弟有點奇怪的行動並不以爲意，他是一個樂觀的傢伙。他主張給弟弟到上海去唸書，嫂嫂吱吱地附議道：

“不錯，那兒有新的生命，那兒有影戲院，跳舞場，咖啡店，蝴蝶般的侍女……還有俱樂部……噢，那是多麼好玩的地方呀！……”

她繼續吱吱地叫着，直到文輝訴說頭痛，而跑到自己的臥房裏去。在樓梯頂，他偶然聽見嫂嫂柔潤的笑聲道：

“一個好玩的小孩子！”

### 三

他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社會上的人，誰都羨慕，父親是廈鼓最著名的花柳醫生，是第一流的紳士；哥哥呢，他有一大堆的銜頭與學位，在街上走的時候，眼睛可以望着天空。嫂嫂呢，她是一隻快樂的小麻雀，一個音樂家，鋼琴彈得非常好，每星期一次 Concert（音樂會），她的生活是“規律”化的，十一點多鐘起床，一點鐘喫早飯，午後三四點鐘到海濱去游泳散步，或是參加西人的茶會，七點鐘喫晚餐，九

點鐘到戲院去看影戲。

在安息日，他們到禮拜堂去，聽聽唱詩班的啼叫，看看少男少女的臉。禮拜堂裏的空氣是恬靜聖肅的，雪白的天花板，華麗的大窗，光滑的地板，急轉的電扇，以及少男飢渴的眼睛，少女含羞的淺笑，老婦聽道的敬虔，紳士倨傲的嚴肅；一切都煊沾着百合花甜夢的情調。

講台後整齊地坐着三四排的天使，她們是讚美“主”的唱詩班。有的鼓着雙頰，出神地望着天花板，有的搖着羽毛扇，扇後是一雙含情的眼睛，幾個老處女風騷騷地咬着手指，焦急地望着台下男席的觀眾。

牧師是一個面孔紅潤的胖子，穿着很不合時的衣服，袖子又長又狹，像是自來水管；他是閩南最有名的牧師，最會演說的——不是講道！——他是非常仁慈的牧師，商人的家裏總會去走動走動。

他的待人接物，謙恭有禮；倘若你對他說你要結婚，他的面孔即刻煥發起來，用一兩打的賀語堆在你頭上，接着便極力勸你在禮拜堂裏結婚——因為這是神聖的地方。你既然同意於他那在禮拜堂結婚的“學說”，你總不會不在“他”底禮拜堂結婚吧。

結婚以後，除了一切結婚的公費以外，你總應該恭敬而且祕密地送他一套長衫馬褂的衣料，另外加上一對豬大腿。

倘若你一時忘記，他總會在別個會友的面前說你的壞話吧。

至於牧師娘呢，她是一隻急急忙忙的小黃蜂，非到安息日不戴眼鏡。她常常把眼鏡拉到凸出的高額上去，逞着豐滿的大屁股一搖一擺走路，倘若你是富裕，她總會停下來和你打招呼。她說一句話，她那橢圓形的頭便跟着旋轉一下，話聲是響亮的，每每將形容詞拖到得非常長和非常高，甚至使你窘迫起來。

但是，我們窮人對於她也是尊敬的，因為她是一個多麼慈心的婦人哦。倘若你有過剩的兒女，感覺度生的困難，她會替你設法。

“不要緊，萬事都有‘主’底旨意，蘭花幾歲了？唔，五歲嗎？好，好……”

於是過了一兩個月，當你的家裏沒米下鍋的時候，她更一搖一擺再來了，一手給你五六十元錢，一手便把蘭花帶去了，起初你總會不肯，咬着牙齒，雙手出力緊拉着你的頭髮，氣得連呼吸都感覺困難。但是不要緊，過了半個鐘頭以後，你會緩和下來，閉着眼睛將痛苦的蘭花交給她。不錯，牧師娘並沒向你要求什麼，她是仁慈的，她是聖瑪麗亞，她肯替我們窮人奔走。但是，她將蘭花祕密交給某貴婦的時候，你或許看得見某貴婦會給她十張十元錢的鈔票。

牧師娘也是一個著名的媒婆，她會替你找一個丈夫，或

是找一個妻子；甚至你要討小老婆，假如你的錢包是充實的，她總會替你找到。她是一個多麼慈善的婦人呀。

禮拜堂裏的人們在聽完肥牧師將基督教作大拍賣的喊叫以後，再聽聽唱詩班的啼叫，大概是十分愉快的罷。你會看見那個驢子一般的琴師忽然忙碌起來，身體左傾右斜，一對黑邊眼鏡在高高的鼻梁上不住跳躍着。已經四十三歲的密斯周又是逞直喉嚨，闊張着嘴，雄雞一般啼叫起來，牧師娘又是歪着頭，拼命絞出繞樑三日的鼻音，洪姑娘又是思慕地望着天花板，胸部作最顯著的起伏。

禮拜堂裏顯然有三種猛烈的鬥爭；第一，高音調與低音調的爭雄，第二，琴師與唱詩班的爭雄，第三，唱詩班與聽衆的爭鬥，唱詩班方面要博得聽衆的稱贊，同時聽衆却極力想了解唱詩班在唱什麼——因為她們是唱英文的。

唱詩以後，便是最神聖的禮節——捐緣；於是你便看見許多尊貴的執事站起身開始盡職了。那些執事都是廈鼓第一流的紳士，比方說，其中有一個便是文輝的父親，他是最受尊貴的紳士，花柳專科醫生，由私販鴉片而發財，還有一個光頭的大商人，他在廈鼓有七八家棺木店，他常常祈禱，懇求上帝給他的生意更隆盛。

當紅絨的捐緣袋傳遞到你的面前，雖則你很窮，也須擲幾個銅板進去，倘若真窮得連一個銅板都拿不出來，於是那

些尊貴的執事便微笑地盯你一眼，那麼在下星期的安息日，你一定會從家裏偷來一個銅板，就是須挨一頓痛打，也不以為意。





## 第七章 慈善家

---

遙遠戰艦上的喇叭哀怨地嗚咽着，舊的記憶帶着悔恨像急流一般泛溢入心，有時人歡喜以拳頭痛打石壁來解怒，有時人想放聲大哭；七月的夜的天空像油傘一般在上面撐開，閃爍的星羣在那兒安適地瞓睡。

窗是打開的，夜的冷氣溜了進來，給人家一陣不由己的震顫；窗外無數的屋頂在黑暗中互相擁擠，互相窺望；街燈底臉又是那般蒼白，去凝視牠是難過的。

空了的酒瓶無法盛住無涯的憤恨，磨磨牙齒吧，朋友，因為狂拔頭髮只有一種非常愉快的感覺。窗檻邊是書架子，哼，那樣多的書，好笑極了，人還在念書嗎？

那本最厚的是什麼呀？不錯，立體幾何，哼，好傢伙，甲

角等於乙角，乙角等於丙角，丙角等於——，但，爲什麼呢？四方形是線所造成的，線是點所造成的，但點從那裏來的呀？……

脆弱的咳嗽，古舊的小風琴——哼，是什麼調子呀？“月明之夜”？但是月亮呢，我想——抽煙，是的，抽煙，多麼有趣的玩意兒！

靜，靜，靜！那個——。假如我有手鎗的話，哼，我一定把他打死，媽的，淫淫蕩蕩的眼睛，鬼頭鬼腦的徽聲，細聲細氣的屁話，光滑得——。

好淒涼的風琴聲——我想哭，我想哭，哭呀，儂子！是的“蘇武牧羊”；但，按琴的一定是某家寂寞的女郎，倘若猜得不錯，那麼——。嘻嘻，嘻嘻……

兩個女人！噢，兩個年輕的女人！在黑暗的大橋上，晚安，姑娘們，你們認識我底——我底白鴿子嗎？哈呀哈，當然，你們是認得她的！告訴我，姑娘們，她走——？

狗吠。

寂靜，寂靜，寂靜；落在地板上的小錢還是啣啣啣，啣啣啣……

媽媽的！

報子

## 盧氏父子藥房

盧君柏盧，閩南望族，鷺江名醫，在廈臨診，已歷多年，蓋其療治新穎，中西兼施，注射德國“六零六”，法國“九一四”，以及淋濁疥癬痔瘡等各種注射，尤爲盧君獨擅其妙，手法敏捷，毫無痛苦。故凡花柳各科，無論新久，白濁橫痃下疳魚口便毒，四肢酸痛，至危極險之症，一經盧君悉心診察，均能於極短時間醫治斷根。

盧君長子文彬，畢業於上海同濟醫科大學，擅長內外各科，久已馳名滬上，運用透熱電療，助治頑固老濁……

盧氏父子，仁術仁心，貧病就診，不計醫資。廈鼓毒門專家，無出其右，所慮患者，不辨門徑，誤投歧途，不但徒費巨金，甚至流毒妻孥，不辭苦口，敬請各界注意。

醫例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門診祇收號金二角，下午一時至十時，門診一元二角，包醫面議。

## 懇覓女友

茲有某君，殷實誠摯，因乏伴侶，擬結納女友一人，如有完全舊式婦人，姿容秀皙，年在廿五左右，而毫無暗疾者，請

速投函本報信箱211號。

## 徵納筵室

某君閩籍，年四十一，有高尙職業，已婚二十餘年，無子息，特徵得妻室同意，擬納筵室，不論孀居棄婦，以及小家碧玉，均可應徵。但條件以身體健全，無暗疾，而品行和善者，方爲合格。來函請交本報信箱555號可也。一切嚴守祕密，不合恕不奉覆。

## 青春的夢 Dream of the youth!

痛寫男女色慾的狂與熱！

揭破兩性戀愛的神和祕！

一個是情竇初開：

性的追求，如火如荼！

一個是含苞欲吐：

愛焰初燃，似醉似戀！

即日開映於：

閩南大戲院

火速定座！

## 三

晚夏的一深夜，文輝獨自從影戲院裏回來，因為悲劇情緒的緊張使他底心充滿悲哀與憂鬱。他小心地打開花園的小門，望一望樹葉縫裏的小月亮，呼了一口長氣，便一直向陰暗的石階上走去。

剛走了幾步，他忽然聽見石階下的地窖底有一陣女性悽慘的啜泣聲，他停住腳，注意地傾聽，片刻以後，聽得見一個男子沉重的脚步聲，急遽的吐痰聲，以及瓷器的相撞聲，那個男子在咒罵，女的好像是在哀訴，她的聲音低微懇切，眼淚的影子浮流着。一個嬰孩哇哇地哭了起來。

文輝曉得那是桃仔和她的丈夫阿根。阿根是他們的園丁，一個誠實的漢子，是文輝的父親所培養的。父親將已有孕的女婢桃仔硬嫁給他，雖則他很不滿意，但亦無法拒絕；往常他是一個安份守己的傢伙，近來却常常喝酒了，常常毆打他的妻子。

文輝好奇地偷跑到地窖裏，從門縫裏窺探進去，他看見桃仔露出雪白的大乳在喂孩子，阿根坐在一支昏暗的火油燈旁，他狂喝着酒，兩眼冒血。

“不，不，我一定不去！”他歇思迭里地狂叫，出力地蹬盲脚。

兩眼哭腫的桃仔一面哄着嬰孩，一面對丈夫哀求道：

“不然他會攆我們出去呀，阿根！”

“哼，多麼好的差使！叫我到福州去！留下你好給他這種畜牲受用！告訴我，你到底是不是我底老婆？你這土姨！……”

文輝不能夠再聽下去，他悄悄地走開，像是一個死人的影子，他的頭是低垂的。

#### 四

翌日午後，天氣驟變，雷電交作，雨兒像足趾那般粗大。兩個警察忽然跑到他們的家裏來，將驚嚇的阿根硬拖出去，據說是昨夜偷了人家的東西。桃仔哀哭着，在地板上打滾。

盧柏廬醫生到晚上五六點鐘才回來，板着一副陰沉嚴肅的面孔，桃仔懇求他去救阿根，他只是聳聳肩，一聲不響。文輝曉得那是阿根拒絕被派到福州去的結果。

那天晚上桃仔和父親有一場非常猛烈的口角，口角的結果是父親將桃仔驅逐出去，驅逐到黑暗的，暴風雨的街上去。

一個衰弱的婦人緊抱着一個初生的嬰孩在暴風雨中顛蹶着，哀叫着。她們到了牧師的門口——幸福與永生之門。

牧師娘出來開門，問明了來意以後，面孔忽然變色，她

說她的家裏沒有空位，當然她是很傷心而且同情的；但桃仔還是哀哭地懇求着，她的面孔蒼白，嘴唇戰慄着，她的全身淋濕，頭髮散亂地披在肩上，嬰孩包在淋濕的藍布裏，死般靜躺着。

牧師娘突然將門砰然關住，在門外的是陰冷的暴風雨，寂靜漆黑的街道，一個衰弱的婦人緊抱着一個初生的嬰孩。

青年讀者諸君呀！她是投海還是自縊呢？你們在每張“明天”的報上一定讀得到吧。但以“正義”放在褲襠裏的新聞記者呀，你們爲何不在這個無名婦人自殺記的旁邊加一個絕妙的註解呢：

“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雅各書一章十五節。

## 五

暖和的七月的一個早上，因爲昨夜的大雨，空氣非常清新，送報的小孩子活潑地吹着口笛，街上的景色在陽光下憧憬地輝耀着。

關於桃仔的死報紙只作一個非常簡略的記載，婦人死的原因及其姓名都沒刊載出來，其實就是大胆刊載出來，也沒人會同情，只除了獄中的丈夫。

但是在還有油墨臭味的報紙的第一頁上，有一條非常

惹人注意的記載：

## 盧柏廬慨施秋衣

本埠孤兒院現有孤兒五百餘人，天氣轉涼，而秋衣缺乏；西醫界聞入盧柏廬先生，素行慈善，見而憐之。曾於本月六日施惠孤兒秋衣一百件，但粥少僧多，不敷甚巨，故盧先生於昨日又施惠孤兒秋衣四百件，誠善舉也。

按盧柏廬先生為德國醫學博士，懸壺海上近卅載，年高望重，對於花柳皮膚，新老淋濁，及解剖手術等症，研究尤深，並由德國購到最新發明白濁療治器，無論新舊，奏效神速，並可永遠斷根。盧醫生以治病為本，取價從廉，貧者不計。備有愛克司光機及優美之療病室，以供各界檢查及靜養之需。門診時間，為每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云。



## 第八章 海濱的悲劇

---

薄暮的海濱。

兩個赤膊的石工正在一個小石坑上工作。一個老點，看上去大約有四十左右年紀，晒黑的面孔已經佈滿勞苦的皺紋，他那灰白的雙眼，雖然很小，但也很精警，像夜裏的老鼠一般。他的背是彎的，時時咳嗽——雖則那時是溫暖的黃昏。

他的同伴——一個年輕的傢伙，有非常強壯的筋肉，黑炭般的頭髮又粗又硬，聲音是洪亮混濁的，他身裁高大，很像是一個山東大漢，頭上戴着一頂破的黃草帽，歪歪地戴着，露出有點鬚曲的黑髮邊沿，他正在吹着口笛，一面起勁地敲着石子。

從石坑上望下去，看得見一片非常美麗的金黃的沙坡，在夕照閃耀的光輝中，碧綠的海浪洶湧着，澎湃着，和石工們單調的敲石聲互相應和。七月正在那些赤紅的晚霞中酣笑着。

“嘻嘻，福興發那個小妮子是不好惹的，是嗎，達才？”

那個被喊做達才的青年面孔忽然煥發起來，聳聳濃厚的眼眉，警警蔚藍的天空，感慨地呼了一口氣，“我有三十元錢就好啦，老黃！”

“你這混蛋東西，竟然愛上她了，嘻嘻，女人是壞胎，那小妮子，嘻嘻……”

老黃伸一伸懶腰，拋開石鑿和鐵錘，打了一口疲倦的呵欠，隨即普洛普洛地吸起水煙來。他盤着腳，趣味地注視着青年奮力的工作。

“喂，達才，休息休息吧，你這獸子，不要把身子磨壞了。”

“只須我能賺到三十元呀，”青年喃喃地說，他並沒停住工作。他的敲石聲在空虛的海濱單調地響着。

“就是跟那小妮子結婚嗎？嘻嘻，好傢伙！”

石坑的主人很聰明，他並沒有雇監工來監視他的工人，他是每担石子來算錢的；工人們有的很拼命，盼望可以聚集錢來做“人”，但是在他們未做“人”以前，他們已躺在棺材

裏了。

“朋友，結婚不是好玩的，看看我吧。已經結婚了，有了一個老婆和六個兒子，嘻嘻，就是他們——這些狗雜種！——把我一生的幸福和快樂完全毀壞了，並且，要從早上五點鐘工作到夜裏十點鐘，每天能夠賺多少錢呀？坑主是肥的，但我却是瘦的，他媽的！”

“老實說，老黃！”達才開玩笑地說道：“你爲什麼娶了那樣醜的老婆呢？要是我——”

“要是你？你——你就娶福興發那個小妮子？！你生得太遲了，嘻嘻！”老黃的眼睛憤慨地曇着，“你若在二十年前看見她，說不定你也會愛死她哩。在那個時候，她像花一般美麗可愛，現在她老了，衰弱了，瘦了，沒血色了，一個人人討厭的醜老婆！二十年的勞苦，二十年的拚命，哦哦……”

青年一面敲着石子，一面傾聽他底同伴的憤情，同伴的面孔興奮地發紅了，這是一種少有的舉動。

“那是窮困的結果吧，老黃”

“不，那是命運，我底狗命運！同我做石工的人有的已發了大財，娶了一打以上的小老婆，洋房高得與天齊，但是我底命運是壞的，嘻嘻，嘻嘻。”

老人跳起身，搔搔頭，七月的晚風吹動他那污穢的藍褲子

“昨天我到廈門去。”青年羞怯的微笑，眼中有一種神祕的喜悅。

“又是到寮仔後去‘拉鋪’‘靠牀沿’嗎？獸子！打六零六不是爽快的哦，嘻嘻，”老人凝視着遙遠隔海的山峯，彷彿是在回憶什麼似的。

“想一想呀，二十年來，這些山峯不也是這般青翠嗎？當我剛剛要討老婆那一星期——”

“過去總算是已過去的事，我們的‘將來’是較為重要的。”

“將來？”老人的眼睛黑炭般閃光着；“每天早晨當我拾起這把鐵錘和石鑿的時候，我都在焦急地等着‘將來’！他媽的！將來是絕望的哦。”

“或許，老黃，將來是有希望的吧，”青年鼓勵地說，揮一揮鐵般強健的手臂。“我們或許會有快樂的日子。”

“傻子！算了吧，我已經等了二十多年了！”

從太平洋吹來的晚風柔和地撫慰這兩個孤寂的石工，海鷗在深藍的海波上緩緩地飛着，帶來夢般的幽思……

## 二

“耶蘇”號的英國戰艦到廈門已有兩天了，水手們在街上成羣結隊地亂撞亂嚷，真像餓瘋了的豬獠；雖則他們的衣

服那樣整潔平滑，眼睛却是那般淫蕩與貪婪，暴露了大不列顛帝國虛飾的文明。

在七月溫和陽光下，兩個“耶蘇”號的英國水手向鼓島的海濱逕直走去；他們剛剛喝了些酒，面孔漲紅，像是冬天凍風的牛肉片。他們顛蹶地走着，雪白的水手帽歪歪地插在頭上。

一個矮點，正在吹着短歌。他的鼻頭又大又紅，尖尖地突出，與捲起嘴唇幾乎合在一起。一個是瘦子，眼睛像金魚一般突了出來，雙腳有點向外彎曲。

他們節奏地壓響金黃的沙礫，殘照的餘暉在他們背後留下很長的影子。他們走了又走，一面在說笑話。

轉一個彎，他們忽然看見兩個中國少女在前面緩緩的散步，一個穿着紅短衫，一個白的；日光照在她們的頭上，使她們的頭髮像黑金一般輝耀。

瘦水手的面孔煥發起來，撞一撞那個矮的，扭一扭他那長得像竹竿一般的左脚；矮水手霎霎眼睛示意，向四周窺望一下，然後扯着他的瘦同伴狂跑進前。

因為聽見背後沈重的脚步聲，少女們驚愕地回轉頭來；水手們停下脚，恭敬地點點頭，露出一副淫蕩的微笑，貪婪地望着少女們的面孔。矮水手取出兩三張紅底的鈔票，就想去摟抱那個紅短衫的少女，她的面孔發青，牽牢她的同伴，

轉身便走。

但是她們走得太慢，因為那兩個水手已經不客氣起來，厚着臉皮跳上去，一口氣一人抱住一個，剛在這時候，救命的喊聲便在寂靜的海濱飄蕩起來了。

男的盡管亂摟亂抱，女的却亂踢亂掙；男的用手掩住女的嘴，不給她們喊叫，但是石坑上已有兩個人衝下來了。

水手們拔出白利利的腰刀，逼迫少女們躺下身，女的面孔發青，緊咬着牙齒，全身不住地擅抖；穿白衣服的，嚇得瀉下淚來。

當石工趕到的時候，白衣服的已遭姦污，伏在地下痛苦呻吟着，紅衣服의勇敢一點，還在那兒掙扎，雖則她的襯衣與褲子已被撕破；老黃先到，逕直向那個瘦水手撲下去，緊捏着敵人握腰刀的右手，兩人即刻在沙灘上肉搏起來。

達才乖覺一點，身邊帶着一支鐵錘，接踵趕到，矮水手又氣又恨，舉起腰刀一晃，達才趕忙跳開，不想那支腰刀却向紅衫少女的胸上插進去，女的哀叫一聲，跌在沙灘上，鮮紅的血流即刻從胸上噴了出來。

這一下把達才氣瘋了，不管三七二十一，逞着身便撲過去，矮水手狡滑的一躲，達才撲個空，險些跌到。同時那個瘦水手已把衰弱的老黃打敗，向他的同伴作一個手勢，於是拔脚便跑。

達才想趕上去，但是被老黃喊住；老黃勉強站起身。嘔了兩口血，叫達才趕快把那個胸部被刺的姑娘背到醫院裏去。

白衫的姑娘用雙袖掩住面孔，躺在地下啜泣着，她的雙肩不住地抽動，像是一隻鼓翅的蝴蝶。紅衫的姑娘早已暈迷，眼睛微開，微閉，呼吸很低微。

達才走近去，用手巾揩揩她那被血濺污的面孔，老黃忽然驚愕地喊了出來。

“玲姑呀！是燒餅店那個玲姑呀！”

“那一間燒餅店？”青年一面問，一面把她抱了起來。

“她是，是爛頭葉的姪女呀！”

“爛頭葉？龍頭街那個客鬼嗎？”青年皺皺眉，嘴中噙哩咕嚕地怨語起來。

“她‘是’玲姑。”白衫的姑娘低聲地說，羞怯地抬起頭來，她把衣服整理一下，試想站起身，但是再跌倒，她訴說她的大腳間很痛。老黃跑過去扶她。

在蒼茫茫的暮靄中，三四個細小的人形在冷靜的石坑後緩緩消失。

### 三

龍頭街咆哮起來了。

魚販們捲起雙袖，屠戶們怒眦着，舢板夫磨拳擦掌，女人們面孔嚇得發青，小孩子被關在家裏。在街燈低弱的光線中，暗夜恐嚇地格格獠笑。

四五十年來被侮辱，被壓迫的中華民族底靈魂終於再怒吼起來了，人們開始低聲說話，三五成羣地聚在一起，當天薄暮那兩個水手暴行的事已傳遍鼓島，人人都澈身澈骨地冒火，學生拒絕上夜課，祕密聚會起來。

五個英國水手從一間外國酒店顛了出來，三個在唱歌，一個抽煙，一個在說酒話；幾個中國青年站在路邊虎視着他們，恨不得把他們一口氣吞下肚子。

他們走不上五六十步遠，恰巧那個說酒話的偶然把路旁一個湯團攤撞倒，湯團攤的主人是一個神經過敏的老嫗，即刻大聲喊救命，這一下可就了不得了，無數男子衝了過來，不曉得那一方面先動手，一轉眼已在肉搏了。

水手們一叫，倒亦有十幾個水手從各方面衝過來助戰；雖然如此，中國人無論如何總比他們多，一個倒下，一個再衝上去。最可奇的是那些雄糾糾的警察，天曉得已躲到那裏去了。

水手們雖是壯健的漢子，但大半已喝過些酒，人數又少，漸漸支持不下；於是便抽出腰刀來了。

腰刀斫傷了幾個中國人以後，便漸漸得勢起來，空拳亦



手的中國人大多趕快避開，終於幾乎完全逃光，水手們鬨然大笑，洋洋得意；有的在追趕着。

在街上躺着幾個重傷的中國人，有的已經昏迷，有的爬不起身；水手們用腰刀去亂斫那些重傷的人們，水手中一個甚至放開喉嚨大聲唱着：前進，基督的兵丁(Onward Christian Soldier)

“敲熄路燈！”

忽然在黑暗的街角中有一個青年的聲音喊出；接着一塊石頭飛起把街燈敲碎，市街完全陷入恐怖的黑暗中。水手們疑惑地聚做一團，警備着。

在市街四周的黑暗中有許多潛伏的人羣出顯，手中握着白晃晃的利刀向水手們猛衝過來，隨即“殺！殺！殺！”的喊聲便在空虛的街上回響起來，現在是屠戶上陣的時候了。

在黑暗中幾乎什麼都看不見，只聽得一片刀與刀相撞的聲音，刀斫在肉上的聲音，被斫者的哀叫聲，喊殺聲……

經過一刻左右的混戰以後，水手們因為人數的關係，漸漸敗退，退向碼頭去。一部份的水手扶着受傷的在前面走，一部份拼命斷後，且戰且走。他們真恨長官不准他們帶槍上岸。

他們終於退到海邊了，在昏暗的街燈下露出濺血的編笠；中國屠戶赤膊着追過來，但是兩個守碼頭的印度巡捕却

向空中開鎗阻止屠戶們的前進。

水手們急忙地跳下電船，在中國舢板夫無數木槳的鞭打中逃脫了身。

海濱的春夜，沈靜而且迷人。

#### 四

半點鐘後，“耶穌”號戰艦的兵士全部動員；同時工部局亦下令戒嚴，全鼓島陷入於一種淒清的寂靜中，警察們全副武裝，實彈巡哨。

英國戰艦的兵士上了岸，逕直向一個鬼都沒有的龍頭街走去，把機關鎗放在十字街口，真的如臨大敵。艦長噴着雪茄，自安地走來走去，踱了半晌，忽然覺得自己帶兵上岸來若沒有什麼表示是好笑的，恰巧有一個上尉走近來請求他允許兵士去搜尋兇首，他便一口答應了！

搜尋令一下，兵士們即刻活動起，舉起槍柄向緊閉的店門亂敲亂打，於是一幕悲劇再在時代的舞台上出演了。

兵士們呼呼喝喝地抓了幾個中國青年。一反抗即刻開鎗；有些兵士乘機把身體向婦女的床上撲去，不從的便喫鎗刺；雖則如此，除了幾響鎗聲以外，全市街仍舊淒清寂靜，沒一個人敢叫出聲，沒有一個人敢哭出聲。

經過半點鐘的“搜尋”英國兵士們終於滿足地抓了二三

十個中國青年，當做殺人的兇犯，呼呼喝喝地趕下船去。

英國兵一退，龍頭街忽然湧出一片淒慘的慟哭聲，哭吧，你們這些豬獯生的支那人

## 五

罷市，罷課，罷渡！

包圍交涉署！示威！

打電到省黨部去！

打電到南京去！

抵制英貨！

打倒大不列顛帝國！

早晨八點鐘左右，交涉署附近已經擠滿無數悲憤嚴肅的人羣；在那兒有全身發抖的老婦，睜着大眼睛的小學生，抱着嬰孩而啜泣的少婦，磨拳擦掌的青年，緊咬着嘴唇的女學生，無數緊張的黑眼睛，無數刷刷發響的小紙旗，無數無聲的慟哭，無數悲哀底心……

十點半了，什麼？代表們報告：

署長大人剛剛起床。

十點三刻，什麼？代表們報告：

署長大人正在盥洗。

十一點了，什麼？代表們報告：

署長大人正在用早飯。

十一點半了。什麼？代表們報告：

署長大人正在服藥。

現在——現在——署長大人扶病接見各界代表——扶病——扶病——扶病！——好一個愛國男兒！

證人！證人！喂，達才呀！來了，來了，老黃呢？入醫院了？他吐血。好，好，一個證人也好，請進來。

十二點半，代表們報告：

署長大人答應親自扶病到英國領事館去，署長大人吩咐列位早點復市，復課，復渡，我們的交涉一定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無數緊張的眼睛，無數疲倦的軀體，無數饑餓的肚子，無數悲痛難言的心；一個年輕的女性的聲音：

“但是那些被他們強架的人呢？”

羣衆喧囂起來，無數顫抖的喉嚨齊聲詢問道：

“但是那些被他們強架的人呢？”

代表們像石像一般站在交涉署門前的階上，面孔嚴肅。一個洪亮的聲音回答道：

“署長大人答應設法放還他們。……”

報告！報告！緊急的報告！

一個舢板夫氣喘喘擠進人羣中來，在羣衆的中心大聲喊道。

“他們——他們被縛在戰艦的艦樑上受鞭打，已經打死了三個人…… ……”

三個人？無數老婦沈重的心，無數少婦發青的臉孔，無數小孩子黑溜溜的大眼睛：三個人？

“請代表諸君要求署長大人即刻去拯救他們。”

羣衆中一個細弱沙啞的喊聲。

贊成！贊成！！贊成!!!

無數嗚咽的喉嚨，無數緊張的眼睛，無數高舉的手，無數急跳的心………

代表們再進去了。

十二點三刻，什麼？代表們報告：

署長大人正在用中膳。

一點一刻了，什麼？代表們報告：

署長大人馬上要到英國領事館去。

真的嗎？真的嗎？羣衆底心反復地詢問，代表請羣衆散開，但羣衆還在懷疑着，真的嗎？真的嗎？

從早晨八點左右站倒午後一點多鐘的羣衆還是不散，難道他們真的不疲倦嗎？不餓嗎？不渴嗎？

不，不，不………

艦上的同胞正在被鞭打，或許一分鐘是一個同胞的生命——那個生命或許還連繫着妻兒父母的生命。羣衆的面孔焦急地發青，羣衆底心猛烈地急跳着，無數的眼睛緊張得幾乎快要爆裂了。

一分鐘，二分鐘，三分鐘……

一刻鐘，二刻鐘——

好，好，署長大人終於出來了，羣衆歡呼着，無數煩惱的心吐出一個慰藉的呼息。羣衆誠摯地望着他——。一個愛國男兒！

## 六

那天下午達才到醫院裏去探望老黃底病；老黃住在一間污穢的三等病房裏，裏面充滿一種使人窒息的臭味。老黃底妻子瘋了一般呆坐在床邊，凝視着黑暗的壁角。

病人已經暈迷得不省人事，達才瞥一瞥床脚的痰盂，裏面都是鮮紅紅的血，這使他嚇得一跳。他偷向間壁床一個跛腳的病人詢問老黃的病勢，那個病人只是搖一搖頭，表示絕望的樣子。

達才從醫院裏出來，已是暮靄蒼茫的時辰，他吸了一口外面清鮮的冷氣，揮 揮手臂向樹影的路上大踏步走去。

晚霞在遙遠海平綫上微笑着，像是少女羞怯的紅暈，深

藍的海水在晚霞下涵湧着。擠出白色的浪花，除了浪聲以外，萬籟闐然。七月正在縷縷的炊煙中瞌睡着。

達才從來沒看見這樣美麗的黃昏，這樣柔和溫暖與芳郁，他不自主地想到老黃，老黃那個發呆的妻子，以及六個襁褓的小孩子，他又想到老黃斷然沒生望了，他嘆息。

大路上一個鬼都沒有，蒙着一種安靜和平的空氣，烏鴉在槐樹上淒涼地啼着。在近海的街彎裏，忽然轉出四個黑裝的男子，兩支手鎗，兩把白晃晃的利刀，在達才還沒時間喊救命以前，兩把利刀已刺透他的胸膛。

屍首被丟下海，只是旁浪一聲，浪花一轉，人便完了。那四個黑裝的男子欣喜地微笑，以敏捷的脚步，向沙灘相反的方向走去。中間一個矮子用低聲的英語說道：

“好證人，上帝祝福你吧！”





## 第九章 新生

### 一

英國領事終於站起身要走了，在煙燼盤邊很偶然地留下一張五千元支票；署長當做沒有看見似的撚撚尖髭，笑容可掬地送他出去。領事走上白色的無頂轎，揮一揮手，用英語再叮嚀一句道：

“署長大人，別忘記今天晚上的聯歡會呀！”

“不會想忘記的，哈，哈哈……”

“哈，哈，哈……”

四名轎夫肩頭一聳，倏忽間英國領事已在大街的轉彎消失了，只是留下一陣濃烈的雪茄味。署長大人再撚撚髭，望望街上美麗的樹影，一聽見王太太的嬌喊，便也趑身回去。

五太太是廣東人，說得好一口嬌滴滴的英語，又是上海某女塾的畢業生，擅長社交，歡喜賣弄風情；她是一個知足的女人，只要有錢好花，有好的房子，有一個可以戴綠巾的丈夫，她便滿足了。

署長大人實在有點疲倦，給五太太一個小小的接吻以後，便把身體埋到大沙發中去了。他拿出一支雪茄，五太太一口氣坐在他的膝上，笑孜孜地給他點了火；噴了幾口雪茄，署長大人才忽然憶起剛才那張支票，抬頭一望，喫了一驚，俯下頭再在桌下仔細望望，面孔發青起來；五太太撒嬌地坐在他的胸前，暗暗地偷笑。

“找什麼，你這老鬍子？！”

“——一張支票喲！——一張支票喲，”署長大人把胸前的姨太太推開，跳起身在煙燼盤邊亂翻亂尋。

五太太把左脚的高跟鞋在光滑的地板上蹬了兩下，作一個優美的華爾特茨舞，把纖小的身靠在一個風景畫下的壁上，口中安逸地吹着一隻流行的短歌。

“皓明，到底你看見我底支票沒有？”

“你底支票？”五太太咬着一隻指頭，裝做思索的樣子。

“五千元的支票喲！你——噢，原來你拿去，你爲什麼不早點告訴我，你這抖亂的小妮子！害我瞎找了半天……”

五太太繼續吹着短歌，作一個嬌美的流眄，把支票又放

到自己的袋子裏去。

“爲什麼不還我？”

“又不是你底啦，那是洋鬼子失落的。”

“你拿來，我好還他。”

“不必，不必，我親身送還他的夫人好了，”五太太說了以後，真的朝着外面便跑。

“喂，皓明，別裝獸呀，你真的要送還洋鬼子嗎？”

“你不是說要還他嗎？”

“好，好，夠了，”署長大人嘖嘖雪茄，“我沒工夫跟你開玩笑了。快點把支票還我。”

“還是送給我吧，老鬍子，”五太太給署長大人一個熱烈的小吻。

“前天你不是剛剛拿了三千元嗎？”

“又麻雀又輸光了，”五太太伸開雙手，作一個無可奈何的姿勢。

“唉，你們這種女人——”

“不然世界上便沒官家太太了，”五太太再給丈夫一個熱烈的小吻，一轉身便像蝴蝶一般飛進裏房去了，在背後留一陣醉人的四七一一的香水味。

‘喂，慢一點，小寶貝，’

太太停下脚，從房間裏伸出一個青春閃爍的頭，兩隻黑

溜溜的眼睛詢問道：

“什麼事？”

“不要忘記晚上的聯歡會。”

“聯歡會？什麼聯歡會？”

“中英聯歡會。”

“有跳舞嗎？”

“當然，你應該換一換衣服喇。”

“曉得了，曉得了……”

中英聯歡會！中英聯歡會！

四十五條中國人底生命，由英國賠償每人家屬五十元了事；至於海濱的強姦案，因無證人取消。中國方面取消抵制英貨的運動，力求中英的親善——這是署長大人扶病奔走的好結果。

署長在大廳裏躑躅了好久，噴噴雪茄，望望一捲一捲的青煙在上面消失；他打開窗，七月溫暖芳郁的空氣傾流進來，南風輕輕地吹着，帶來遙遠市街的喧聲……

## 二

中英聯歡大會！中英聯歡大會！

在輝煌燦爛的燈光下，無數中國紳士的燕尾服與大英帝國狡猾的鼻子，親熱地交尾着，非列賓樂師們鼓着肚子奏

樂，以騷動的音流充溢大廳溫和的空氣；少女們吱吱地微笑，又在那兒賣弄風情；紳士們有的噴着上等雪茄，有的格格大笑，署長大人與英國領事又在那兒親熱地密語；五太太又是纏住“耶穌”號戰艦一個年輕的少尉，在屋外花影的小徑上散步；陳牧師又在那兒讚美耶和華的恩典，牧師娘又是忽忙忙穿來穿去，屁股又是一蕩一搖，學聯會的代表打扮得像男倡一般，又在那兒追求女性，連指甲邊亦搽脂粉；侍者們敏捷地飛來飛去，全身雪白的衣服，在微笑着，點頭着……

紳士圓圓的大肚子，少女榴火似的紅唇與神祕的黑眼睛，樂師抖動的手，英國軍官高傲的頭，署長大人的尖髭，五太太全裸的手臂，英國領事的單眼鏡，牧師娘高聳的屁股……

香檳酒！近代文化的象徵，熱的流，青春的甜夢，銀色的生命底姘婦，水仙花的眼淚，小都會的熱病，市街的騷擾，香檳酒！

探戈！探戈(Tango)！無數腳的流，合着沸騰的音調，在光滑的地板上搖曳着，旋轉着；熱情的火在緊僵的肉體上濺着焰的飛沫，燒焦了青年們性荒的心，生命的旋律，肉慾的甜夢；探戈！探戈！

大不列顛帝國萬歲！

世界和平萬歲！

四十五條的生命，三十七個重傷的病人，一個被姦污的處女，無數慈母底心與少婦孤兒底眼淚……

大不列顛帝國萬歲！

### 三

信：

文輝摯友：——

好久沒接到你的信，未知近況如何？現在我有一個很痛心的消息要告訴你；山雋兄昨夜自縊於八卦樓上，他底母親哀哭暈倒好幾次，想起來真是傷心至極！

聽說近日鼓島發生一件慘案，報上所載的玲姑據說就是麗貞女士，命在旦夕，未知確否？最近交涉結果如何，請速示知。每一念及英人之橫蠻，輒思斷指以解恨……

吾兄玉體自重，千萬勿自暴自棄，貽羞親明，重蹈山雋兄之覆轍。深夜作書，愁腸萬絞，信手寫來，竟盡兩紙。

順祝 安好！

你底同班友約翰，七月廿七夜。

### 四

文輝雙手緊緊捏住信紙，呆了半晌；山雋自殺了？還有——還有什麼麗貞命在旦夕？他底心急急地跳打，神經非常緊張，青筋在太陽穴上脹了起來；他不解地站起身，雙手插進蓬亂的頭髮中，呆望着黑暗的壁角出神。

他站了又站，把信看了又看，終於有一種深沈的表情爬上他那瘦削蒼白的面孔；他鎮靜地伸出右手，把桌上許多酒瓶丟到床底去，然後換了衣服走下樓。

客廳裏的空氣是柔和溫暖的，哥哥坐在沙發裏看報，丁香花色的嫂嫂在按琴，一看見文輝進來便喊道：

“輝仔，輝仔，來唱歌嗎？”

母親亦抬起頭來——她正在讀聖經——脫下眼鏡，望一望面孔有點發青的兒子，輕聲問道：

“什麼事呢，輝仔？”

文輝搖搖頭，一聲不響，在鋼琴邊一隻椅子上坐下來，他不耐煩地擦擦雙手，瞥一瞥燈光燦爛的膳廳——女婢們正在那兒安排豐富可口的晚餐，銀匙在雪白的碗碟間微微閃光。

“你爲什麼整天愁頭愁腦呢？唱唱歌吧，什麼調子隨便你，Cheer up！我按琴，你唱……”丁香花色的嫂嫂吱吱地說。

“不，嫂嫂，謝謝你，我喉嚨痛。”

丁香花作一個不高興的歪面，聳聳肩頭。

“爸爸還沒回來嗎？”文輝向母親詢問。

“他去參加中英聯歡會。”

“中英聯歡會？前天不是剛剛在鬧什麼抵制英貨嗎？”

“事情早已解決了，”哥哥丟開報紙，懶懶地說，打了一口呵欠。

“那麼那些英國兵一定受到相當的刑罰吧？”

“刑罰？不見得吧，這種無聊事情誰去管它。喂，瑪麗，今天晚上有什麼好的影片沒有？”

丁香花停住按琴，轉過頭來：

“格烈達嘉寶的“愛”，一定是好片子。”

“格烈達嘉寶？我最討厭，專門演那種偷漢的臭勾當！”

“噁！”丁香花不悅地聳聳肩，“你不去，我跟輝仔去看，一定是好片子，去嗎，輝仔？”

“對不起，今天晚上沒空，”文輝站起身朝門外走去。

“你要到那裏去，輝仔？”母親不安地問。

“哼，找一個朋友。”

“不喫晚飯嗎？”哥哥問。

“不，”

屋外是冷靜與黑暗，繁星在蔚藍的夜空上雲眼，七月的風輕輕地吹着，撫弄他的頭髮。一個瘦削的青年，邁着不穩



宅的步調，向無邊的黑暗中走去……………

## 五

文輝走到餅店門口，望望店牌，果然麗貞的家裏，那麼玲姑定是麗貞了，他一想到，反而有點躊躇起來。店裏除了瓷器聲以外，闐然寂靜。文輝終於躡着腳走進去，樓下只有一個老嫗在燈光下補襪，聽見文輝的脚步聲，便抬起頭來。

“玲——玲姑是住在這裏嗎？”

老嫗瞥他一眼，把褪色的嘴唇向上一蹶，指示人在樓上的意思。文輝向周圍打量了一下，隨即爬上樓梯了。

樓上也是黑暗與寂靜，文輝輕輕地敲敲門，一個肥胖的少女走來開門，不解地瞥瞥文輝。文輝點點頭，窘迫地解釋說自己是士欣的摯友，這次特爲來望望玲姑的病。

少女讓他走進去，隨即再輕輕關好門。壁邊放着一張小床，床上僵僵地躺着一個瘦削的少女，只露出一個蒼白無血色的面孔——她就是麗貞。床邊站着一個五六歲小孩子，睜着大眼睛望着文輝。旁邊還有一個中年婦人。

文輝躡着腳走近去，他覺得非常窘迫；病人的眼睛半開半合，頰骨高高地突出，人真瘦得只剩一把骨頭了。文輝又不好意思去喊醒她，在床邊呆然站住，向那個中年婦人謔訕地詢問麗貞的病況。

婦人搖搖頭，嗚嗚咽咽地向文輝訴說醫生已拒絕療治了，一方面當然是病勢嚴重，一方面亦因為沒錢可以配藥。

“英國領事不是有什麼醫藥津貼金嗎？”

婦人蹙蹙嘴唇，伸出二根指頭表示二十元的意思——其實有四十元的津貼金，落在署長的手裏只剩三十元，後來落在玲姑叔父爛頭葉的手裏，只剩二十元了。

病人忽然呻吟一聲，稍稍睜開眼睛，文輝俯下身喊她一聲，病人把眼睛勉強睜開，好像非常疲倦乏力似的，燈光照在她的面上，使她的面孔黃得像蠟一般。

“麗貞——麗貞你認得我嗎？”

病人起初是驚愕，接着是一陣無意識的強笑，露出黃色的小牙齒；文輝覺得她的呼吸非常沈重急迫，從她無精采的眼光裏，青春與康健早已消逝了。

“你——你——你也來看——看我？”

病人氣喘喘地說，伸一隻小手給文輝，眉宇間露出無限的喜悅；文輝接了她的手，喫了一驚，為什麼她的手這樣熱呀！

病人的眼線落在床邊小孩子的身上，然後再向文輝說道：

“托重——托——托——重。”

“放心，麗貞，我會保護他，為什麼流淚呢？你的傷會好

的——”

病人把身體一翻，朝着暗壁流淚，文輝想多多安慰她，但是找不到適當的話可以表白出來，他只是呆呆地站着。望望那個小孩，再望望那個中年婦人。

時間在鐘錶的嚙啞中緩緩流過，銀色的生命漸漸離開少女的軀體，起初是喉嚨裏一陣急促的格格聲，接着便完全平靜了。

十七歲的青春，歷盡人間無數悽慘的經驗，在勞働與貧困重壓的車輪下，沒有一天快樂的日子，沒有一小時的幸福；而終於像窗前雪白的水仙花一般，枯萎了。

## 六

夜，夜，夜……

一個青年從黑暗的餅店裏顛蹶地走了出來，他伸伸手臂，作一個長呼吸，用手揩揩額上因興奮而流出的汗水。他在街燈下呆站了一會兒。他沒有眼淚，雖則他很傷心。

夜是寂靜而且寒冷的，海風已漸漸帶來初秋的消息，在燈光夢般的圓環裏，一個青年正在沈思着。

終於，終於一陣堅決的表情爬上他那瘦削的面孔，是的，他要改革自己放蕩的生活，他要再奮鬥；他微笑，他抬頭望望羣星繁耀的天空；疲憊與饑餓忽然抓住他，給他一種肉體

上的痛苦。

於是，他——一個十九歲的青年——邁着穩定堅決的步調，向茫茫無邊的黑暗走去……………

一九三一年六月作於上海